

臺灣中文學會通訊



中華民國 112 年 (2023) 11 月

✧ 會務報導

- 1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 2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 3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五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實

✧ 活動紀實

- 5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三：
杜佳倫教授《閩東方言音變現象的共時與歷時研究》
- 34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四：
陳國球教授《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

✧ 相關訊息

- 46 臺灣中文學會書訊：《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
- 49 臺灣中文學會年會：「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 55 臺灣中文學會聲明
- 56 編後語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祕書處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8 日（週五）
10:5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會議室（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光復校區）
主席：陳益源理事長

案由二、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安排，提請討論。（提案者：理事長）

決議：研擬之各場次主持人及討論人名單，由理事長邀請及徵詢。

❖無臨時動議，散會。

112 年 9 月 8 日（週五）上午 10:50，本會第六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於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會議室召開，主席為陳益源理事長。曾守仁副理事長、陳逢源常務理事出席與會。林啟屏常務理事、梅家玲常務理事因迴避請假。

討論議案如下：

案由一、請審理第十一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初審及研擬複審委員名單。（提案者：祕書處）

說明：

（一）本屆四賢博士論文獎於 4 月公告、6 月正式收件、8 月 20 日收件截止，計收 18 件，申請總表見附件 1。

（二）訂於 10 月 21 日召開決審會議。

決議：

（一）文學組 8 件入選 4 件送外審，非文學組 8 件入選 4 件送外審。

（二）由祕書處依照複審委員推薦名單，依序徵詢送審。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祕書處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1 日（週六）
11:0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樸 201 教室（臺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主席：陳益源理事長

112 年 10 月 21 日（週六）上午 11:00，
本會第六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於臺灣師範
大學文學院樸 201 教室召開，主席為陳益源
理事長。曾守仁副理事長、陳逢源常務理事
出席與會。林啟屏常務理事、梅家玲常務理
事因迴避請假。

討論議案如下：

案由一、請審理第十一屆四賢博士論文獎決
審。（提案者：祕書處）

說明：本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初審通過 8 件送
請複審，審查結果及意見表見附件 1。

決議：第一名黃龍彬博士，第二名莊民敬博
士、陳威睿博士。

❖無臨時動議，散會。

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第五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紀實

◎秘書處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1 日（週六）
12:0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樸 201 教室（臺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主席：陳益源理事長

112 年 10 月 21 日（週六）中午 12:00，本會第六屆第五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於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樸 201 教室召開，主席為陳益源理事長。曾守仁副理事長、梅家玲常務理事、陳逢源常務理事、林永勝理事、胡曉真理事、高嘉謙理事、陳昌明理事、楊自平理事、廖美玉理事、吳冠宏常務監事、曾守正監事、須文蔚監事與會。林啟屏常務理事、王基倫理事、洪淑苓理事、陳國球理事、鄭毓瑜理事、許俊雅監事、楊儒賓監事請假。

討論議案如下：

案由一、113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草案，提請審議。（提案者：理事會）

說明：

（一）依人民團體法第 34 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1 條略以，社會團體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檢附 113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草案。本次會議通過後，將提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修訂如附件 2-1、2-2。

案由二、請審核入會申請資格（附件 3）。（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個人會員 4 名，學生會員 0 名。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申請日期
個人	王翠玲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12.06.15
個人	林彥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112.07.04
個人	盧世達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12.09.25
個人	郭章裕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12.10.03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案由一：因應國內私校中文系招生困境，本會應有何具體作為，提請討論。（提案者：副理事長）

決議：

（一）關於私校中文系停招訊息，後續若須由學會表示意見，由副理事長代表本會對外發言。

(二)建議召開全國各大學中文系主任會議，共商中文系的未來。

(三)本次年會暨研討會後之綜合座談，邀請 6 位現職為人文學院院長的會員擔任引言人，座談主題即涵括中文學界未來的發展，以及中文系跨領域教學、研究等。經本會拋磚引玉後若能產生更多連結，或可期待召集各大學文學院院長座談，並邀請教育部部長出席。

❖散會。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三： 杜佳倫教授《閩東方言音變現象的共時與 歷時研究》

◎王品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1 日（週一）
9:00-12:00

地點：中山大學文學院 7006 會議室

主持人：李壬癸先生（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講人：杜佳倫先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討論人：秋谷裕幸先生（日本愛媛大學法文
學部教授）

郭必之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教授）

吳瑞文先生（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研究員）

陳筱琪先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副教授）

紀錄人：王品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
士生）

意思。我們也知道，閩語有的方言群研究的人比較多，有的方言群到現在為止還是做得不夠詳細。據我所知，閩南是最早有人做研究的，而且研究的人也最多，閩東、閩北研究的人就比較少。而今天這個新書發表會是在閩東方面，因此我覺得很值得高興，不管你做不做閩語方言，都值得一聽。我們也希望今天大家都自由交換意見，在座任何一位想到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不管你想得成熟或是不成熟都沒有關係。我們希望這會是非常有意義、有收穫的新書發表會。

今天有主講人杜佳倫，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她會先做報告。還有與談人——秋谷裕幸、郭必之、吳瑞文、陳筱琪四位教授。他們對於閩語都下過工夫，而且據我所知，也都有這方面的著作。

今天討論的課題和內容都有可能涉及古漢語。為什麼說閩語跟古漢語有關係呢？大家都知道，閩語是各種漢語方言當中最先分出來的，跟《切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所以古漢語下面就是分兩支——閩語、非閩語，那閩語保存古語的機會就有將近一半。今天所談的問題，有可能會有一半跟古漢語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很值得探討。古漢語大概是在《詩經》的時代、春秋的時代，也就是公元前 600 年左右，或者更早的諧聲時代。

李壬癸教授主持：

大家早！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場新書發表會。

大家都知道，閩語保存最多古語的現象，它方言的差別恐怕也是最大的。有些方言，我們知道差別並沒有那麼大，但閩語的差別真的非常大，不同方言群的人之間完全聽不懂。像北方官話，從黑龍江一直走到雲南，講話彼此都聽得懂，閩語就不可能，這非常有

活動紀實



那古閩語在什麼時候呢？閩語分出來，大約在兩漢的交界。我們不可能說到底哪一年，但是我們知道西漢大概有 200 年，從公元前 206 年開始，東漢從公元 25 年開始，所以閩語是什麼時候從漢語分出來的呢？大約公元元年，當然 20 年、30 年、40 年都有可能。再來公元 600 年才是《切韻》的中古音，已經和閩語分開很久了，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現象。前幾天的聲韻學研討會，我聽到還是有不少人用《切韻》來談閩語，我一聽到就頭疼了。我不便去說他們。我後來就忍不住說，想做閩語的人不要老從《切韻》來談閩語，這是不對的。除非說對比，比方說漢語跟英語有什麼不一樣？漢語跟韓國話有什麼不同？要講閩語，最好從上古音開始，或是從古閩語——Jerry Norman 所做的古閩語——這個系統來看。要講演變就要這樣看，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這是我個人一點淺見，我希望大家多留意這方面的問題。今天所談的，我希望也不要從《切韻》來談閩語，我相信各位專家學者大概也不會那麼做。我們現在就歡迎杜佳倫教授來講這本書裡面 cover 哪些重要的議題，謝謝。

杜佳倫教授主講：

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一起討論這本書。雖然是新書精讀會，但其實我自己覺得這本書不算是一本新書，因為是去年年底出版的，而且內容是我從碩士班以來大概十多年對閩東研究的成果再做系統性的彙整，所以其實對我而言，它並不是一本真的很新的著作，比較像是「集我之成」。

因為來參加精讀會的幾個同學也許對閩東方言的音變現象還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會簡要介紹我這本書聚焦討論的三大音變現象。第一個是韻變現象。什麼叫韻變現象呢？就是在閩東方言的韻母系統裡面，會有一個緊韻母、一個鬆韻母相配。我們通常是以主要元音舌位比較前、比較高的為緊音，比較後、比較低的為鬆音。這是從我開始學閩東方言以來的習慣用語，當然這個用語在不同場合發表的時候，一些語音學者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在我的書裡面，還是用傳統所講的緊韻母跟鬆韻母來稱呼這一套成對的韻母。

依據我們的觀察，以往一開始比較著重的是共時韻變，就是在特定的聲調條件之下，會有一些箇讀的韻母發生鬆化——它的主要元音會低化、後化或是複化，但是如果是處於連讀環境，它就會讀成緊韻母。這裡有一個例子，就是「褲子」的「褲」，箇讀的時候唸做 k^hou212 。我在這邊用的聲調是我比較熟悉的馬祖方言，因為我第一個學的閩東方言就是馬祖方言。如果它處在連讀位置，譬如後面加了一個「頭」——「褲頭」的時候，就會讀成 $k^hu33 lau51$ ，不會唸成 $k^hou33 lau51$ 。箇讀跟連讀狀況之下會有鬆韻母跟緊韻母的交替現象，這種共時性的轉換以前叫做「變韻」，後來因為我自己觀察到有共時的變異，也有歷時的變化，所以我改稱為「韻變」。



從歷時的層面來看，如果我們用方言比較去看歷時性的演變，除了這種低化韻變之外，其實另外還有一種高化韻變。除了透過方言比較可以發現之外，透過世代差異的對比，也會看到有些方言點同一個社群裡面的老年層、中年層跟青年層正在發生這種高化的韻變。這種高化韻變的狀況跟低化不一樣，它在特定聲調條件下，箇讀韻母不發生高化，反而是在一般的聲調發生高化，所以一樣會形成鬆韻母跟緊韻母互相搭配的關係，但是不一定會有箇讀、連讀的轉換。

以福安方言為例，低化就是在特殊的聲調——非上聲：陰平、陽平、陰去、陽去，都會唸成比較鬆的複元音，但是上聲唸成單一個元音。這符合我們剛剛說的，它是一個低化的韻變。可是它同時也有高化的韻變現象，是「溝、猴、口」這幾個。它們很特別的是，在陰平、陽平、陰去、陽去的時候唸成原來的 **au**——比較低的韻母，反而是上聲的時候唸成高化的 **ou**。所以高化韻變的聲調條件是上聲才高化，非上聲就沒有高化。這一種變化在福安並不會因為箇讀、連讀的條件，而有鬆韻母或緊韻母的替換。不過，在詩巫或是馬祖的方言裡面就會有，像馬祖「猴子」的「猴」，箇讀唸做 **kau51**，可是講「小猴子」的時候就變成「猴ㄅ」**kou33 iaŋ33**，不是 **kau33 iaŋ33**，是 **kou33 iaŋ33**。所以每個地方是不一樣的，不一定會有箇讀、連讀的轉換，有些地

方有，有些地方沒有。鬆緊韻母在聲調條件上形成互補分布，這大概是韻變的現象。

我記得研究所第一次修漢語方言學的時候，楊老師讓我們讀袁家驊的那本書。我一看閩東方言，就覺得：「噢！好複雜喔！」那時候覺得這個語言太可怕了，所以就決定寒假飛去馬祖做調查，想要知道到底那個現象是怎麼樣。

這本書關注的第二個現象是聲母同化，就是在兩個字的連讀環境中，因為前字韻尾性質的影響，後字的聲母會同化於前面的鼻輔音或元音。前字韻尾有分幾個條件，我們分別稱為 **A**、**B**、**C**。在這本書裡面所稱呼的 **A** 條件，就是前字是開尾韻元音韻或者是喉塞尾。以「豆」這個字為例，「豆」的箇讀是 **tau131**，聲母是 **t**。如果在 **A** 條件下，前面是開尾韻元音韻或是喉塞尾韻，受到這個前字韻尾的影響，「豆」的聲母就會變成 **l**，像「烏豆」馬祖話講 **u53 lau131**。**B** 條件是前字韻尾是鼻音韻尾，像「紅豆」**øŋ21 nau131**，「豆」的聲母就變成 **n** 的音。**C** 條件是前字韻母是舌根塞音，後字聲母就不會變，比如「四角豆」**ci53 køyk5 tau131**，這裡還是唸做 **tau131**，它就沒有變。大概有一個這樣的變化規律，這是聲母同化現象，傳統叫做「聲母類化」。我碩士論文本來寫「聲母類化」，可是後來跟楊老師討論到「類化」在語言學上另有類推的意思，所以我們後來還是把這個名稱改叫「同化現象」，就是同化於前一個字的韻尾條件。

另外，第三個關注的是 **-u** 跟 **-y** 的混同音變。在第六章裡面，我們討論的時候，分成兩個部分的 **-u** 跟 **-y**，一個是介音，一個是主要元音。介音層面的 **-u** 跟 **-y**，在聲母是舌齒音，

主要元音是-o-的條件之下，-u-跟-y-有混同的狀況。如果從歷史來源來看，其實這個-y-很有可能是來自-i-受到-o-的影響而進一步變化，不過因為我們關注的是-u-跟-y-之間的混同關係，所以比較著重的是-y-跟-u-，就是在-i->y->u-這個線性發展過程的後半段。我們可以舉例來看，有些方言點在介音層面是-u->y-，有些是-y->u-。譬如比較「蠟燭」的「燭」跟「借」，在福清，「蠟燭」的「燭」唸做 tsuoʔ，但是「借」唸做 tsyøʔ，兩個是不一樣的-u-跟-y-的介音；閩清就把這兩個字同讀，都變成-y-的音；福州也是同讀，可是它是唸成-u-的介音。所以到底是-u->y-或-y->u-，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變化方向。另外，還有主要元音——比較聚集在北片方面——會在某些韻尾條件之下發生混同。譬如「煮」跟「水」，在福清、柘榮分得很清楚，「煮」是 tɕy，水是 tsui；但是在壽寧，他們就同讀，變成都是-y-這個韻母；而周寧雖然沒有混同，可是周寧的「水」也變成撮口的-yi-。「隱」跟「筍」在福清、柘榮也是一個-y-、一個-u-，主要元音分得很清楚，可是壽寧跟周寧都有變成-y-的狀況。比較「總」跟「腫」，在福清也分得很清楚，可是柘榮、壽寧還有周寧都變成-u-的音。所以有的是-y->u-，有的是-u->y-，跟韻尾條件是有關係的。這個是-u-、-y-的混同音變。

以上簡單跟大家介紹我所關注的這三個音變現象。我這本書的整個論述架構，就是以這三個音變作為主要的觀察對象。我運用了不同的方法，當然最基本的就是結構分析，會從語音條件、共時變異去看音變趨向。我們也加入了方言比較，就是比較閩東南片、北片，還有海外閩東的差異。海外閩東包括我後來這幾年去馬來西亞做了東馬、西馬的

調查，還有先前碩士班以來在馬祖做的調查。另外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在博士班時期加入了陳淑娟老師的調查團隊，學習到一種跟我原來比較習慣做的歷史比較方法不一樣的觀察角度，就是世代差異，非常感謝那時候在學姐的團隊裡面學到新的方法。我想，或許也可以從世代差異來看一下這三大音變現象在不同世代的表現有沒有一些改變？所以在這本書裡面，有幾個篇章是用世代差異的方式來分析的。這大概是這本書的架構。我們很希望可以同時從共時、歷時——歷時當然有方言的比較，也有世代的比較——來看這三大音變現象的發展。

接下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會聚焦在前面兩個，就是韻變跟聲母同化。如果有時間，會再說-u-跟-y-。我今天特別想要跟大家討論的是關於韻變動因的問題。我把韻變這個部分分成三點，來跟大家說明一下我這本書裡面的想法，或者是想要探討的問題。

方言比較能夠顯示出歷時性韻變。陳澤平 1998 年《福州方言研究》有一個部分的比較方法對我很有啟發性。他比較了南片每個方言點的鬆韻母，發現好像每個地方緊韻母都差不多，可是在共時變韻裡面，特殊聲調下的鬆韻母好像狀況都不太一樣，所以他推論出變韻是韻母逐步鬆化——也就是低化——的過程。這個方法對我很有啟發性，只是他當時比較關注南片，所以沒有看到其實也有高化的韻變趨向。我在 2010 年的那篇文章運用了一樣的方法，可是同時比較北片跟南片，就發現不同的韻母結構低化跟高化方向是不太一樣的。總結來看，大概高元音的韻母會趨向低化，如果是上升元音、下降元音或三合元音會趨向高化，這是我 2010 年比較寧德、周寧、福安等北片方言的時候整理

出來的韻變規律。

韻腹		寧德		周寧		福安	
高元音	低化	R1.1	*i>ei	陽平 陰去 陽去	*i>e	陽平 陰去 陽去	*i>ei
		R1.2	*u>ou		*u>o		*u>ou
		R1.3	*y>øy		*y>øu		*y>øy
		R1.4	*iu>eu		*iu>eu		*iu>eu
		R1.5	*ui>oi		*ui>oi		*ui>oi>øy
		R1.6	*-i>-e-		*-i>-e-		*-i>-ei-
		R1.7	*-u>-o-		*-u>-o-		*-u>-ou-
		R1.8	*-y>-ø-		*-y>-ø-		*-y>-ø-
上升複元音	高化	R2.1.1	*ie>i	非上	*ie>i	全調類	*ie>i
		R2.2.1	*uo>u		*uo>u		*uo>u
		R2.3.1	*yo>yø>y		*yo>yø>y		*yo>yø>y
		R2.4	*ia>ie		*ia>ie		*ia>e
		R2.5	*ua>uo		*ua>uo		*ua>o
	低化	R2.1.2	*ie>e	上			
		R2.2.2	*uo>o				
		R2.3.2	*yo>yø>ø				

陳澤平老師在 2012 年比較福州方言跟福安方言的時候，就進一步論證：其實福州方言的韻變，不僅僅是共時變異規則，也是歷史音變的結果。他認為，福安方言韻母的變化有兩種，一種是以特殊調值推動、以調類為條件的變韻，第二種就是韻母系統自己去調整的自然韻變，其實這一個推論跟我在 2010 年的看法還滿一致的。在我這本書 133 頁表 3-29 歸納了北片方言的韻母結構跟韻變趨向，有五種韻變規律，一樣分成高元音、三合元音、下降元音、上升元音的變化趨向。可以看到北片方言的變化規律是比較複雜的，尤其在上升元音的部分非常地複雜，這邊因為時間關係就不細講，大家看書本裡面的表；相對來說，南片方言的變化規律比較單純一點，一樣是分成這四個結構，但是上升元音的高化音變就沒有像北片方言那麼複雜。大家也可以看 144 頁表 3-35，這裡南片以福州做例子，北片以福安做例子，這樣對比看得出來，像單高元音的低化是南北片都有，北片方言的福安在雙高元音**iu* 或**ui* 也有進一步的低化，可是這個在南方方言是比較沒有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升元音，北片方言的變化是很複雜的，可是在南片方言，其實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只有**ie>ie* 的變化比較明顯。三合元音南片、北片差不多。下降

元音要分陰聲韻跟有輔音韻尾來看，有一個特別的是，在下降元音陰聲韻，福安方言有一個**au>ou*，沒有共時轉換，可是南片方言，就福州而言是沒有，但是我們觀察到像馬祖還有詩巫的閩清腔也有**au>ou*，而且具有共時轉換的關係。南片、北片比較下來，可以看到它們有一些相同的方向，但是也有一些差異。

在看北片方言複雜的變化時，我們開始去想，它的高化、低化到底有沒有一些演變上的時間先後關係，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時間層次？如果用寧德當代表來看的話，它的規律可以分成三個時間層次（如下表）。在第一個時間層次 T1 就是運作 R1——第一類的韻律，這是高元音的低化韻變。譬如**i*——表中使用 537 是我採用的調號，跟一般用的比較不一樣，5 是陽平調，3 是陰去調，7 是陽去調——在陽平、陰去還有陽去的條件下，這些高元音會低化變成複元音，之後就會形成一個空缺，在 537 就沒有 i 這個元音，因為它已經低化變成了複元音。這個空缺是不是就引發了 T2 跟 T3 的高化韻變，所以造成**ie* 又進一步高化變成 i，去填補**i* 低化之後的空缺？可是這個空缺又沒有完全地一致，就是**i* 是 537 變成 ei，可是**ie>i* 還發生在陰平調。我認為它是聲調條件上的進一步擴展，就是引發這個演變之後，它的聲調條件又擴展到了陰平。而**ie>i* 之後，形成 ie 在 1537 的空缺，所以又引發了 T3 這個 R3-1、R3-2 的演變：**ia>ie*。這個是我們對時間層次的推論。如果我們照這樣的推論看起來的話，T2、T3 這兩個時間層次的高化韻變，它的動力並不是像 T1 的 R1 韻律好像跟聲調關係密切，而是整個音韻系統因為有了一些空缺，讓它拉動了這整個系統，所以也就會進

一步再擴散到其他的調類去。這個是我們對於寧德時間層次的看法。

表 3-31 寧德城關韻變時間層次

	規律類別	聲調	韻變規律 (陰聲韻)		
T1	R1	537	*i > ei	*u > ou	*y > øy
T2	R3-1-1	1537	*ie > i	*uo > u	*yø > y
T3	R3-1-2	1537	*ia > ie	*ua > uo	

除了剛剛的引動之外，R1 類的低化韻變同時也造成新韻母的產生。新韻母其實也是有空缺，以福安**i > ei* 來說，1537 有了 *ei* 之後，陰聲韻的 2——就是上聲調——就沒有 *ei*，所以可能就帶動了 T2——就是 R2-1 跟 R2-2 的高化韻變——去填補它。我們以**u > ou* 來看的話，沒有上聲調的 *ou*，是不是因為這樣而拉動了 T2 裡面的**au* 在上聲調變成 *ou* 去填補它？這是我們在這個部分的看法，因此馬祖跟周寧**ai > ei*，也有可能是在同樣的引動機制下產生的。

表 3-32 福安韻變時間層次

	規律類別	聲調	韻變規律		
T1	R1	1537	*i > ei	*u > ou	*y > øi
		1537	*iu > eu		*ui > øi > øi
		1537	*i- > e-	*u- > o-	*y- > ø-
T2	R2-1	2	*ɛu > eu	*au > ou	*ɔi > øi
	R2-2	2	*ɛi- > ɛ- > e-	*ɔu- > ɔ- > o-	*æy- > ɔ- > ø-

以上說的是從方言比較所看到的歷時性韻變的重點，接下來是我另外以世代差異的方式做了幾個地方的調查，像馬祖，我 2013 到 2015 年訪談 43 位；福安也有去，在 2015 到 2016 有 27 位；還有去馬來西亞的詩巫，在東馬的砂勞越那邊。馬來西亞的調查是很有趣的，好幾年前我在寫計畫的時候，就發現原來馬來西亞有兩個地方，被稱為小福州跟新福州，好像很少有調查的資料，所以我那時候就想：「那我新的計畫就來試試看好了！」然後去了就發現那邊的語言也很有趣。那裡其實是大概在一百年前，有一名傳教士黃乃裳帶了一批閩東移民去到了東馬的詩巫，這些閩東移民多數是來自閩清跟古田，

另外還有一些古田人去到西馬的實兆遠跟愛大華那一帶。我去詩巫的時候遇到中杰，他去附近做客家話的調查，所以其實最近臺灣有滿多研究者都對馬來西亞的語言很有興趣。我在東馬詩巫那邊，2017、18 調查有 31 位。當地閩清、古田人都有，以閩清比較佔優勢，可是古田也是有一定的優勢在，所以那時候兩個腔都調查，閩清是 19 人，古田腔是 12 人。下面討論馬祖、福安跟詩巫這三個地方的韻變。為什麼沒有實兆遠？是因為實兆遠的韻變幾乎沒有什麼太特殊的表現，所以這邊就沒有放入愛大華、實兆遠的資料，不過等一下的聲母同化就會看到。

馬祖的調查狀況如下表，馬祖有剛剛說的高元音的低化韻變，但是世代差異很穩定，年輕人跟老年人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所以高元音韻腹共時的變異是穩定的。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就是，下降複元音跟三合元音的韻母變異有很顯著的世代差異。老人家的 *au* 在所有的聲調下幾乎都還是 *au*，可是中青年開始有 *ou*，在一般的聲調——陰平還有上聲，他們會唸成比較高的這個音。就世代差異來看，就是 *ai > ei*、*au > ou*、*ɔy > øy* 這樣的變化。下降複元音如果沒有輔音尾的話是這樣，可是有輔音尾的話，則是在陰去、陽去跟陰入的箇讀條件下，韻腹會有 *-ai- > -ei-* 的狀況。譬如「店面」的「店」，老人家還是唸做 *taiŋ*，可是年輕人箇讀的時候唸成 *teiŋ* 的比例有顯著的增加。他們在一般聲調狀況下都是 *-ei-*、*-ou-*、*-øy-*，可是在特殊聲調會有世代的差異性。可以看到，以馬祖來說，下降複元音的高化韻變，不僅僅是調類上有擴展，像 *ai > ei*、*au > ou* 只有在陰平、上聲或是連讀的狀況，可是 *ɔy > øy* 在陽平也有這個情況，還有韻尾結構上也逐步擴散，沒有輔音尾的韻

母目前的變化僅止於陰平、上聲跟連讀，可是有輔音尾的韻母在陰平、上聲、連讀已經沒有-ai-這樣的韻腹了，而在箇讀調陰去、陽去、陰入的時候也有高化的演變。在韻尾的結構上有一個逐步擴展的過程，帶有輔音韻尾的似乎已經從共時性的變異慢慢地穩固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就是-ai->-ei-在有輔音尾的這一塊到了年輕一代，特殊調的箇讀唸做-ai-的已經越來越少了，馬祖地區可能很快就沒有加輔音韻尾的 aiŋ 或 aiʔ 這樣的韻母了，所以我說它是從共時性變異逐漸穩固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

表 4-15 馬祖韻腹為下降複元音者之韻變表現

	陽入	連讀	陰平	上聲	陽平	陰去	陽去	陰入
無輔音尾	-	ai > ei		ai				-
	-	au > ou		au				-
	-	ɔy > oɣ			ɔy			
有輔音尾			-ci-		-ai->-ei-			
			-ou-		-ɔu->-ou-			
			-oy-		-ɔy->-oɣ-			

福安的高元音低化韻變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如下表)。沒有輔音尾的，在福安來說，它的 i、u、y——它沒有 y，它的 y 都唸成 i——上聲很穩定地唸 i、u，別的閩東方言唸 y 的，他們是唸做 i；如果是非上聲箇讀的時候，就會變成剛剛說的低化韻變，所以是 ei、ou 跟 ei 這樣的韻讀；非上聲連讀，就會唸回原來的緊韻母，所以就老人家來說，很多還是會唸回 i、u、i。可是我們發現很特別的是，有一些年輕人，他們在非上聲連讀的時候，也還是唸成 ei、ou 跟 ei，比如「豬肉」的「豬」，單字唸的時候是 tei，連讀的狀況應該會變成 ti，可是一些年輕人還是唸成 tei，沒有變回原來的 i。這邊高元音的低化韻變好像也是會從共時性的轉換，逐漸穩固為歷時性的音變，在世代差異上面會看到有這樣的趨向，低化韻變是箇讀低化，連讀本來應該回到緊韻母，

可是有一些年輕人就沒有再回去了。從韻尾的結構擴散來看的話，鼻音尾是最快的，再來是無輔音尾，最後是塞音尾。我們設想的韻變狀況是，高元音的共時變異引動了系統內部產生一連串的高化韻變，就像剛剛在分析寧德或福安的時候，都是有 T1 層次的高元音低化，然後引動系統內部很多韻母結構往高化的方向，重新形成一個平衡的韻母系統。有可能當音韻系統已經均衡之後，這個高元音低化韻變就逐漸地穩固，變成歷時的音變。這是我們在這個章節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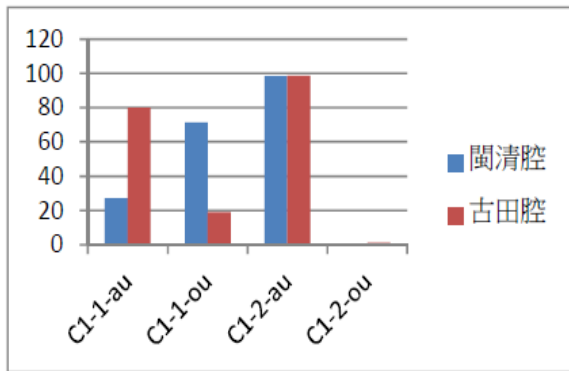
表 4-24 福安話低化韻變之結構擴散

	上聲	非上聲連讀	非上聲箇讀
無輔音尾	i, u, i	i, u, i > ei, ou, ei	ei, ou, ei
鼻音尾	iŋ	iŋ > eiŋ	eiŋ
	uŋ, iŋ/uŋ	oŋ, ɔŋ	
塞音尾		iʔ > eʔ	eʔ
		uʔ, iʔ	oʔ, ɔ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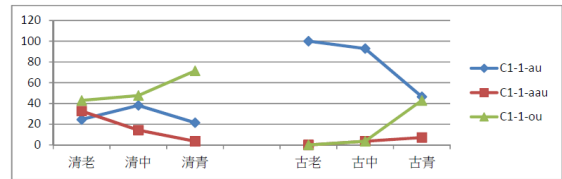
第三個點是詩巫(如下表)。這裡比較複雜，有閩清腔跟古田腔，我們分成兩個腔來做世代的比較。以 C1-1、C1-2 這個圖來說明，C1-1 是「糟」或「草」——我這邊舉兩個字做例字——在陰平、上聲、連讀的狀況，唸做 au 這個韻母；C1-2 一樣是 au 韻母，可是它是在陽平、陰去跟陽去的特殊調條件之下。古田腔在 C1-1，就是 au 韻在陰平、上聲或是連讀的時候，還是唸做 au，並沒有變成 ou 的音；可是相對來說，閩清腔的 C1-1 唸做 ou 的就非常地多，在一般調有高化的狀況。C1-2 是在陽平、陰去或陽去這個特定調類的時候，不管是什麼腔，幾乎 100%都是唸 au。這是閩清跟古田的狀況，整體來看是這樣。我們會看到，古田腔不管聲調的條件是什麼，多數都還是鬆韻母；閩清腔則是在特殊調類下唸成鬆韻母，可是在陰平、上聲、連讀的條

活動紀實

件之下讀成緊韻母。閩清腔整體來說就是有很明顯的高化韻變，古田腔是比較沒有的。另外有一個特別的 C4 類，本來在一般閩東方言唸做 ϵu 的，譬如「一條、兩條」的「條」唸做 teu ，在古田跟閩清的年輕人出現了新興變體，是三合元音的 $ia\epsilon u$ 。



剛剛是整體來看，現在如果從世代來看（如下表），我們會發現，詩巫的高化韻變應該是來自閩清腔的發動，因為古田腔——以 au 跟 ou 做例子來看——老一輩在 C1-1，就是在陰平、上聲、連讀的時候，幾乎 100% 都還是唸做 au ，隨著年齡的下降，唸做 ou 的變多了。所以古田有世代差異的狀況，老年人還是原來的，沒有發生高化韻變，可是年輕人逐漸增加高化韻變的變體。閩清腔則是老年人本來就有 ou ，到年輕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們的推論是，整個詩巫的高化韻變應該是來自閩清腔的發動，古田腔本來是沒有的。閩清腔的是老、中年層本來就有，然後古田腔受到閩清腔的影響之下，青壯一代也就逐漸形成高化韻變的特點，所以詩巫的年輕人，其實閩清、古田人已經分得不是那麼清楚了，而是在中老年人分得比較清楚。



有件事我覺得還滿有趣的，就是閩清的中年層讀成鬆韻母的，譬如 C1-1 類在陰平、上聲、連讀狀況下唸做 au 的，中年人居然比老年人來得多。我們說老年人本來就會有一些高化，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中年人高化韻變的狀況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明顯，反而在上聲或者是連讀的狀況之下，他們的中年人唸做 au 的比例都比老年人高。我們認為中年層好像刻意要隱藏，不要讓它有很多高化韻變的音，有一種趨近標準音的社會壓力，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狀況，在中年人的表現跟老年人、青年人是不太一樣的。等一下我們在講聲母同化的時候，會看到古田腔的中年人也有同樣的狀況。所以在詩巫這裡，閩清人跟古田人之間的中年層，好像有一種社會競爭壓力，這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接下來想跟大家討論韻變的動因。以前大家在看韻變，就是「閩東方言有韻變，很特殊」，那這個韻變到底是為什麼呢？一開始我們如果只看南片的時候，會看到發生低化韻變的這些聲調條件幾乎都很特殊，可能是曲折調，或者是時長比較長，共時分析會認為韻變可能跟聲調的調值或調類很有關係。可是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曲折長調也可能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韻母發生複化、低化之後，而造成聲調也隨著變得曲折？所以它可能是結果，也不見得是韻變動因。因為我們發現如果以北片來看的話，像柘榮是完全沒有發生韻變的，可是它的聲調條件其實跟周寧很接近，它們聲調的調值記錄是差不多的，但是

活動紀實

周寧有韻變，柘榮卻沒有。所以到底聲調是不是一個原因？有沒有可能其實聲調並不是韻變的原因，只是逐步擴散的結構條件？這是我們對於先前研究成果的第一個檢討：有沒有可能其實聲調並不是那個動力？

因此我們就設想，還有沒有別的可能去解釋韻變？於是我們提出了兩個方案，我這裡把它叫做「假說」，就是現在沒有辦法驗證。以前我提出語言接觸或是底層干擾的時候，我記得鍾榮富老師說：「這個完全沒辦法驗證。」「這個其實很危險。」所以我現在只能把它稱呼為假說。

我提出兩個假說。有一個假說是，我在博士論文對比了一些層次的韻讀（如下表），我們會看到，閩語如果有三到四個層次，比較早期的層次好像都是偏向低元音，而晚期的層次會逐步地變成高元音。這幾個韻本來在中古音裡面讀的音就是偏高，可是在閩語的早期層次裡面，很多都是唸成低元音，所以看起來好像有一個由低元音、洪音韻逐漸轉成高元音、細音韻的層次遞進的過程。這樣來看的話，閩語的底層音韻好像有一個傾向，會把北方漢語習慣唸做細音韻的變成洪音韻，晚期層次逐漸接受唸成細音韻。那有沒有可能受到底層音韻的干擾，讓這些高元音在韻變的時候有低化的韻母，讓閩東產生低化韻變？這邊還有講到閩北，是我在博士論文裡面有對比閩北方言，他們也有一些高元音跟複化元音搭配的狀況，是一個條件變體，可是它的條件不是聲調，是聲母。這樣來看的話，也可能閩東、閩北是用不同的結構擴散進行音變，閩東是用調類，而閩北是用聲類，所以看起來 i、u、y 在早期層次好像都有偏低的特點。

表 4-46 閩東中古脂、之、模、虞、魚韻的歷史層次

(閩東)	脂之	模	虞	魚
文讀層	i/ei	u/ou	y/øy	
南朝江東層		uo	uo	ø/œ
晉代北方層	ie			iu/u
上古層	佳脂之 ai	魚 a	侯 au、eu	

如果擴大來看（如下表），吳語、湘語、粵語其實都有類似的狀況，尤其是廣州，在脂、之、模、虞、魚韻裡面，北方唸成 i、u、y 的，廣州都是唸成比較低的複元音。這樣來看的話，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早期南方侗台語的古韻母系統有一個音韻特點：根據學者對於原始侗台語的研究，他們認為原始侗台語裡面的高元音不能單獨做韻母，必須有元音或輔音韻尾，而且各地如果是高元音，實際音值也偏短，還會有央化跟舌位低降的狀況？如果我們認為閩語是古時候的閩越語，他們說的是一種古時候的閩越語，在還沒有漢語進去的時候，他們的底層是閩越語，跟原始侗台語的關係是相近的，那麼我們用原始侗台語的研究成果來看的話，可能古時候南方這一區的非漢語裡面，他們的高元音都讀得比較低。這個低的底層特質有沒有可能產生影響，讓這些高元音都會有一個比較低的元音的條件變體？閩東是以聲調作為結構條件（如下表福州），而閩北是以聲母作為結構條件（如下表松溪）。

表 4-48 其他南方方言中古脂、之、模、虞、魚韻的音讀表

	脂之 (不計精知照)	模	魚虞 (不計知照)
	屁地里記	布兔爐苦	呂趣居羽
北京	i	u	y
蘇州	i	əu (唇音 u)	牙喉音 y (非牙喉音 i)
雙峰	i	əu (唇音 u)	y
廣州	ei	ou	øy (零聲母 y)
潮州	文 i	ou (新文 u)	文 u
福州	文 i/ei	u/ou	文 y/øy
松溪	文 ei (章見影系 i)	ou (幫見影系 u)	文 œy (章見影系 y)

我們在對詩巫做調查的時候，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們的高元音韻腹 -i-、-u-、-y- 都沒有低化韻變，可是他們卻有高化韻變，就是剛剛說的 *au > ou 或是 *ai > ei。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講寧德跟福安的時候說到，可能會有韻變的時間層次，是高元音先發生低化，然後有了空缺，所以引動了像下降複元音或上升複元音變成高化？它會有時間層次性，可是詩巫的這個觀察就完全顛覆我們剛剛的分析，因為它這個系統裡面有高化，但是沒有低化。我們原版的分析是認為，應該是先低化，有了空缺，所以引動高化，可是詩巫沒有，他們沒有 -i-、-u-、-y- 的低化，但是卻有下降跟三合元音的高化，這樣似乎會顛覆我們剛剛原來的分析，就是高化韻變不一定是受到低化韻變而產生的。那如果不是，它到底為什麼會有？所以就另有思考，我這邊提出了假說二。假說二就是，不管是高元音低化，或是其他

這種結構的高化韻變，它們都會把韻母分成兩類。從詩巫的狀況來看，高化、低化好像沒有因果關係，反而讓我想到南方侗台語系會有成套對立的長短元音。因為我們在做馬祖調查的時候也常常發現，譬如以 a 作為主要元音的 aŋ 韻母沒有很明顯的韻變，可是聽發音人說的時候，其實在那些特定聲調——就是陰去、陽去調，aŋ 的那個 a，發音的時間都是比較長的；如果是在陰平、上聲的話，它就沒有那麼長。即便它沒有很明顯的元音高低變化，但是其實在元音的時長上好像也有差異，所以是不是跟長短元音的影響是有關係的？我們假設如果閩語底層也是像南方侗台語一樣有成套的長短元音，那古閩語有沒有可能是在閩東這裡受到底層長短元音的干擾，所以它具有一種習性，就是把元音分讀長短兩類，進而引發了不同的韻母結構有不同的變化趨向？以表 4-53 的 *i 來看的話，本來的閩語可能就是一個 *i，可是閩越——如果類似南方侗台語有長短音的話——有一個比較長的 *[i:] 跟一個比較短的 *[i]，這個底層的干擾就讓比較長的 *[i:] 在閩東複化變成 ei，閩北也是，只是它們的結構條件不一樣。*ai 也是，比較長的還是 ai，可是比較短的就高化變成 ei。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種長短元音的底層干擾，所以讓它會有一個韻母結構是趨向低化，然後分成兩套，一個是趨向高化，也分成兩套，而這兩套之間其實並沒有因果關係？這是假說二。

表 4-53 長短元音底層干擾

古閩語	閩越底層	底層干擾	古閩語	閩越底層	底層干擾
*ai	*[a:i]	ai	*au	*[a:u]	au
	*[ai]	ai > ei		*[au]	au > əu
*i	*[i:]	i > ei	*iŋ	*[i:ŋ]	iŋ > eiŋ
	(*[i])	i		*[iŋ]	iŋ

不過這個假說有兩個疑慮。第一個就是，閩東方言也有方言點並沒有韻變。可是我覺

得也許要進一步去聽聽看，沒有韻變的那些音在不同聲調條件下，是不是也有元音分讀長短？像我剛剛說馬祖的 $aŋ$ 沒有韻變，可是 $aŋ$ 會不會在不同聲調下，那個 a 的時長是不一樣的？這需要再經過實察。再來還有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從《戚林八音》到很多文獻的調查看起來，韻變都是近四百年來才發生的，那底層干擾怎麼會到近四百年才發生？這是對於這個假說最大的挑戰，因為通常底層干擾應該是在早期轉移的時候就會發生。只是我有另外一種想法：有沒有可能原來元音都有長跟短，只是不明顯的韻變，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用語音實驗或是什麼方法去分析的話，也許在不同調類，元音是有長跟短的，而這個長跟短在某些語言裡面，就進一步有了明顯往高化或是低化方向的韻變趨向？這都還要再進一步地驗證，目前只是假說。

因為時間關係，所以聲母同化就直接跳到問題討論。在我的書「三個海外閩東方言聲母同化」裡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在詩巫這裡，我們把世代分老、中、青來看，越年輕的一代，越不發生聲母同化變異。那為什麼詩巫不發生聲母同化變異？這個變異當然是可發生、可不發生的，可是我們從同一個社區的老、中、青比起來，中年人到青年人越來越傾向不發生。我們認為跟我剛剛說詩巫這裡古田人跟閩清人的競爭關係可能是有相關性的。我在書本的 285 頁稍微提到古田跟閩清人，那時候在詩巫這個地區，閩清人原來的經濟還有居住的地方都比較有優勢，而古田本來就住得比較靠山，可是他們後來在大概 1970 年代進到了城區裡面去，古田跟閩清人就開始有一些社會競爭的關係。舉一個例來看，他們有一個福州公會，裡面有來自福州十邑的人，可是古田人特別成

立了自己的古田公會，而且這個古田公會的勢力不亞於福州公會。從公會的狀況來看，可以看到古田人其實很有族群意識。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們的中年層，在 1970 年代進入城區後，因為有這樣的社會競爭壓力，為了要標記自己的族群語言更符合漢語標準，所以刻意不發生聲母同化變異？因為如果從前面的數據分析來看的話，古田是中年層比較高比例不發生聲母同化變異，而閩清人是到了年輕人，不變的才變得比較多，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狀況。這種語言意識透過兩個群體相互傳播，帶動詩巫的年輕一輩，不管是閩清腔或古田腔，都明顯地朝向不發生變異。

第二個是愛大華古田腔的 p 、 p^h 在聲母同化時產生 v 的音，有可能是跟馬來語的使用有關。這個就不細講。第三個是馬祖話跟愛大華的古田腔趨向脫落為零聲母，這個也是跟 ts 、 ts^h 在 A、B 條件之下變化的濁弱音音值本來就有一點模糊、不強勁有關。最後，在愛大華跟詩巫的 ts 、 ts^h 在 B 條件之下有新興變體，變成純鼻音的 n 跟 $ŋ$ 。為什麼會這樣子？一個原因是詩巫跟愛大華在 B 條件之下變出來的鼻擦音，它的摩擦性很微弱，鼻音本來就比較明顯。再來也有可能跟馬來語的接觸有關，就像我們剛剛說他們有一系列同化變異的聲母都趨向變成更明確的輔音。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讓舌齒鼻擦音也變得朝向純鼻音發展？還有以詩巫的閩清跟古田來講，原來閩清的老年層是以鼻擦音為主，古田腔的老年層本來有鼻擦音，也有純鼻音。有可能是古田腔老年層的純鼻音產生影響，造成他們到了年輕人的時候，舌齒音在前字是陽聲韻的條件之下，變成 n 、 $ŋ$ 的就變得比較多。所以影響的因素感覺並不是

只有單一，而是很多元的。

秋谷裕幸教授評論：

各位老師上午好！我是來自日本愛媛大學的秋谷裕幸。今天很榮幸能夠有機會跟各位一起精讀杜佳倫教授的新作。我想簡單講一下我的讀後感。

先講總評。本書運用結構分析、方言比較、世代差異對比等方法，研究閩東方言中韻變現象、聲母同化及-u-、-y-混同三大音韻變異現象，這是本書的主題。本書的研究主題均為閩東方言音韻史上的重要問題，而且至今為止，這三個問題都沒有定論，因此都很值得進一步探索。本書運用的是結構分析、方言比較、世代差異對比等研究方法，而且把這三種研究方法結合起來運用。這很清楚地說明，作者對語言學理論的理解很到位。本書的論述具有嚴密性和完整性，文字水準也很高。杜佳倫教授親自調查馬祖島以及馬來西亞詩巫、愛大華的閩東方言，獲得了包括社會語言學方面在內的大量第一手材料，這三種方言至今幾乎都沒有相關材料。這些材料使得本書的研究十分扎實可靠，同時也充分表示作者調查能力之高。本書是第一全面且嚴密地研究閩東方言中韻變現象、聲母同化及-u-、-y-混同的高質量學術著作。以上是總評。這三個題目都是閩東方言的特點，還要研究的大概是入聲韻尾。閩東方言分兩種入聲韻，一種是比較容易舒聲化的入聲，另外一種是不容易舒聲化的，這兩種入聲也是閩東方言的特點。

下面我講具體的內容。先講韻變。韻變現象從共時層面來說是一種交替。專門關注一個閩東方言，比如分析福州方言，或者分

析寧德方言，韻變是一種共時平面上的交替。不過，這個著作裡面的分析更重視歷時角度的分析。韻變從歷時角度來說，是以調類為條件的音韻變化，所以很需要思考是從什麼樣的原始形式或者早期形式演變而來的，比如第 130 頁 C4 類的共同韻讀擬為 *ia，C5 類共同韻讀擬為略高的 *ie，此二類在北片混讀為 ia。這是一種構擬，如果擬音一改動，分析的內容也要隨之改變，這是在所難免的。C4 類大概是「寫字」的「寫」或者「汽車」的「車」這幾個字的韻類，C5 類是「螞蟻」的「蟻」、「站起來」的「站」(倚)、「蛇」——一種長蟲——之類的韻母。當然要有這樣的原始形式，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做韻變的歷史研究。問題是全書當中沒有總的說明，所以讀者不太明白這個早期形式到底是南片的還是北片的，或者是整個原始閩東方言的。所以沒有總的說明的話，閱讀的時候就感到比較困難。我是重點研究閩東方言的，所以看 C4 類、C5 類，就知道大概是哪一類；如果是不太熟悉那個部分的讀者的話，恐怕不知道 C4 類或者 C5 類到底是哪些韻類。

這個問題比較突出。第 47 頁有很多「秋類字」、「燒類字」……，有些名稱是沿襲《戚林八音》的，不過有些韻類大概是作者自己設立的。問題是全書當中沒有參照系統的總說明，尤其是在我閱讀的過程當中，往往不太明白到底早期音值是南片的還是北片的，或者是整個原始閩東方言的。這是我拜讀這篇著作的時候感到的最大的感想。

接著討論的是韻變。韻變是閩東方言的特點。這是寧德方言虎頂、咸村、九都這三個方言，都屬於寧德方言。對於韻變，一般的理解就是同一個原來的早期韻母以調類為條件而分化，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寧德話陰平、上

活動紀實

聲有提高舌位的作用，陽平、陽去或者陰去有降低舌位的作用，這完全是相反的。上聲有脫落介音的作用，陰平和陰去也有這種現象。也有舌位前化，有各種各樣的類型。導致這樣不同作用的原因，當然是以調類為條件的，不過關鍵是——比如陰平為什麼有提高舌位的作用？這個大概要看陰平的調值。比較明顯的是陽平、陽去，整個北片方言當中，調值很低，尤其是陽平，降低舌位大概跟比較低的調值有關。上聲經常脫落介音，這大概是上聲——尤其是寧德方言當中——調值很短，比較短的調類導致這樣的介音脫落。這是韻變的內涵，實際上是更複雜的，並不一定是同一個原因導致各種各樣的韻變。還有 132 頁也有全變的，不管調類，全部都變化。這種變化在一般的情況下不包括在韻變的範圍內，韻變是跟調類有關的，實際上是跟調值有關。

寧德方言中聲調對韻母所起到的作用^①

調類 ^②	地點 ^③	提高舌位 ^④	降低舌位 ^⑤	脫落介音 ^⑥	前化舌位 ^⑦
*陰平 ^⑧	虎 淇 ^⑨ 咸 村 ^⑩ 九 都 ^⑪	有 ^⑫ 有 ^⑬ 有 ^⑭	↔ ^⑮	↔ ^⑯ ↔ ^⑰ 有 ^⑱	↔ ^⑲ ↔ ^⑳ 有 ^㉑
*上聲 ^㉒	虎 淇 ^㉓ 咸 村 ^㉔ 九 都 ^㉕	↔ ^㉖ 有 ^㉗ 有 ^㉘	↔ ^㉙ 有 ^㉚	有 a ^㉛ 有 β ^㉜ 有 β ^㉝	↔ ^㉞ 有 ^㉟ 有 ^㊱
*陰去 ^㊲	虎 淇 ^㊳ 咸 村 ^㊴ 九 都 ^㊵	↔ ^㊶	↔ ^㊷ 有少數 ^㊸ 有 ^㊹	↔ ^㊺ 有 ^㊻	↔ ^㊼
*陽平、 ^㊽ *陽去 ^㊾	虎 淇 ^㊿ 咸 村 [㋀] 九 都 [㋁]	↔ [㋂]	有 [㋃] 有 [㋄] 有 [㋅]	↔ [㋆]	↔ [㋇]
*陰入 [㋈]	虎 淇 [㋉] 咸 村 [㋊] 九 都 [㋋]	↔ [㋌]	↔ [㋍] ↔ [㋎] 有 [㋏]	有 [㋐] ↔ [㋑] 有 [㋒]	↔ [㋓]
*陽入 [㋔]	虎 淇 [㋕] 咸 村 [㋖] 九 都 [㋗]	有 [㋘] ↔ [㋙] 有 [㋚]	↔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 [㋡] ↔ [㋢] 有 [㋣]

剛才杜老師也講過，韻變有各式各樣的情況，有些比較有明顯的發展關係。永泰嵩口只有陽去的時候才有變韻；福州陰去、陽去，這種類型比較多；永泰永福——我自己

調查的閩清方言也屬於這個——陽平、陰去、陽去，發生韻變的調類越來越多。鄰近的古田方言完全沒有韻變。問題是南片也好，北片也好，都有不存在韻變的方言：南片的古田方言、閩清方言的鄉下話、北片的福鼎、霞浦、泰順等等。這很清楚地說明，原始閩東方言不存在韻變。剛才杜老師也講過了，《戚林八音》當中也看不出韻變的跡象。所以至少對福州一帶的方言來說，韻變只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是一個比較新的、比較表層的現象。不過，現在閩東地區完全沒有侗台語言或者少數民族，所以這樣的現象跟少數民族沒有關係。不過這並不是說閩東方言沒有少數民族的底層，比較容易發現的是介音的讀音。閩東方言一般介音的發音很長，比如「走路」的「走」(行)，閩東方言——比如寧德方言是說 ki·eŋ，這樣的介音很長。這並不只是寧德方言的特點，是整個閩東方言都有這樣的特點。閩北方言比如 gjaŋ，介音是比較短的。寧德方言是 ki·eŋ，還有「菜園」的「園」是 xu'on。這樣的讀音跟李方桂先生曾經研究過的泰語介音的讀音是一樣的。還有塞擦音、擦音，不是 ts、ts^h、s，是 tʃ、tʃ^h、θ，這也跟泰語塞擦音、擦音是一致的，所以底層是難以否認的。



活動紀實

在很多閩東方言當中，韻變跟聲母同化一起發生，絕大多數的閩東方言是既有韻變，也有聲母同化。完全沒有韻變，也沒有聲母同化的，是泰順、蒼南，還有廣東的方言島——隆都方言也是這樣的。古田方言和福鼎方言沒有韻變，不過有聲母同化，福鼎方言的聲母同化是剛開始發生的，遠不如其他的閩東話那麼突出。所以韻變的形成過程恐怕離不開聲母同化，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既有韻變，也有聲母同化？思考音變的歷史來源的時候，要解釋這樣的情況。

杜佳倫老師在後記當中寫道，杜老師的研究起點是閩東方言。其實我自己的學術起點也是閩東方言，1988年7月開始調查。閩東方言是我研究閩語的起點，所以希望和杜老師和去過那個地方的同道共勉！謝謝各位，謝謝！

郭必之教授評論：

非常感謝杜老師的邀請，也感謝臺灣中文學會的邀請，讓我來參加杜老師的新書的精讀會。我的那個報告相對來說會比較輕鬆一些。首先看一張照片，是我們差不多二十年前去卓蘭調查的照片，可以看到杜老師，看到小弟，還有瑞文老師，重要的還有楊老師等等。我記得去調查的時候，有一個小朋友——不知道佳倫老師記得不記得——就問：「我五歲。你幾歲？」佳倫老師說：「我八歲。」照此推算，杜老師今年是28歲，我覺得佳倫老師八歲到28歲都是這麼的年輕，但是現在是更有活力！



我對閩東方言其實沒有太大的認識，但是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跟高師謙神父是有關係的。我不是教徒，但是我有一次聽新聞訪問他。高神父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是他是福建長樂人，跟馬祖那邊的方言差不多，而且高神父的教會是鼓勵不太說話的，所以高神父除了長樂話以外——可能也懂拉丁文——華語、廣東話完全都不懂，所以他訪問的時候需要翻譯。另外一個是，高神父非常長壽，他過世的時候接近111歲，他107歲的時候還來過臺灣。他有一個訪問，幸好有字幕，不然完全聽不懂，原來他說的是長樂話，他訪問裡面經常說 *je lu*。我說：「什麼是 *je lu*？」再看一下，原來是「耶穌」。所以那個印象就很深。我記得二十年前，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對漢語方言學感到興趣，就說：「啊！福州話有聲母同化的現象，但只是描述，我就沒聽過。」聽到 *je lu* 以後，我就記得那個就是聲母同化。

杜老師的書裡面對三個現象進行非常詳細的分析，我不想複述。我覺得那本書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語料非常豐富，除了引述廣泛的已經出版的專書、論文以外，也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從福安、東馬、西馬還有馬祖等地方收集過來的，調查點涵蓋了整個閩東

區，包括閩東的北片、南片等等。我讀書的時候經常會問自己：「要是我面對這樣的材料，我會怎麼樣去處理？」我看到閩東這樣複雜的現象時，我就覺得我不能處理，所以我非常佩服佳倫老師。

另外一點就是杜老師對馬祖、福安、詩巫等方言點進行過非常深入的社會語言學調查，挖掘閩東方言不同族群在韻變、聲母同化這些現象的世代差異，梳理出音變的規律。杜老師在書裡面也強調一點，就是透過共時的層面、透過結構的分析，研究條件與分布的限制，論證音韻系統的歷史演變與結構擴散的過程。我想這本書的一個重點是，從共時的變異歸納出歷時的音韻演變。這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一個方向。

我這個報告有兩個小重點。第一個是閩東方言的韻變，也跟秋谷老師一樣，第二個就談聲母同化的可遷移性。這個只是小小的建議，就是說可能可行的、將來研究的方向。韻變方面，其實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平山久雄老師 2010 年的文章。我記得杜老師曾經向我要一本書——她知道這篇文章的，但是那本書很奇怪，我懷疑我收到的是錯版，它印刷得非常不好，字跟書的邊緣印得很近，一把它按在影印機底下，整個書就破掉，所以我沒有辦法影印。它大概是防盜版的設計，所以很奇怪，就不能影印，我將來再找一下。在那本書裡面，有平山久雄老師的文章，他就談到語音性變韻跟音位性變韻。語音性的變韻可能是比較初始的階段，像福州話這種，還有音位性的變韻，就是集中在北片，就是寧德話那種。平山老師也說到它有發展的關係，語音性的變韻固化了以後就變成音位性的變韻。要是從韻母元音的變化觀察的話，可以區分為兩大類型。剛才杜老師已經說過



了，所以我在這方面就不再重複了。後來杜老師也提出了她自己的一些見解，剛才 1.3 就討論到有兩個假說，那個假說我也不再重複了，因為這個主要還是杜老師的觀點。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觀察，不一定準確，因為我完全沒有研究過閩東。我認為原始閩語，尤其是沿海閩語，的確是存在過長短對立的。長短對立最明顯的是保留在閩南語裡面的，閩東也有，但是它並不完整，已經趨向於消失。我比較相信閩東的韻變是個創新的行為。剛才秋谷老師也提到，那個可能是在《戚林八音》以後才發生的一種現象。平山老師說福州話的韻變現象時，他留意到福州話的幾個調，就是陰去調、陽去調跟陰入調，都有一個緊喉——現在比較流行說法是「嘎裂聲」(creaky phonation)——的特徵，使元音的舌位變得靠低，或者是比較靠後。

最近有一個研究，就是林文芳老師的研究。林文芳老師是我的學妹，在香港科技大學拿的博士，是朱曉農老師的學生，做實驗語音學。林文芳老師本身就是福清人，她對福清話的元音跟聲調進行過詳細的語音實驗，而且她的博士論文三百多頁，其實就是討論這個現象，所以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林文芳老師那篇文章也很特別，她沒提到平

山老師那篇文章，但是觀察出來的結果基本上是一樣的。林老師就提到，那幾個調都有嘎裂聲，會有緊喉的作用。她明確地指出元音性質 (vowel quality) 跟聲調是明顯跟嘎裂聲有關的。這個表是從林老師的文章裡面摘錄出來的，她標聲調的方法跟我們流行的有點不一樣，但是很好理解，3a 就是陰去，3b 就是陽去，4a 就是陰入。你看到那幾個調，她還把福清話的元音系統分為高元音跟中元音，表現是不太一樣的。有緊喉、嘎裂聲的時候，高元音都會有複元音化，由 i 變成 ej、由 y 變成 øy 等等；要是中元音的話，就低化，由 e 變成 ε、由 ø 變成 œ 等等。而且林文芳老師因為是做語音學實驗的，所以她就找到很多平行的例子，而且在跨語言的、類型學的研究裡面也得到嘎裂聲對於元音的性質有一定的影響，導致低化。

Table 6.2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owel quality and phonation for high vowels

Vowel quality	[i, y, u]				[ɛ, ɶ, ø] / [ej, øy, øw]		
Tonal category	T1a	T1b	T2	T4b	T3a	T3b	T4a
Phonation	Modal	Modal	Modal/ Breathy	Final glottalization	Creaky/ Creaky/ breathy	creaky	Glottal muffle

Table 6.2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owel quality and phonation for mid vowels

Vowel quality	[e, ø, o, ɶ]			[ɛ, œ, ɶ, a]			
Tonal category	T1b	T2	T4b	T1a	T3a	T3b	T4a
Phonation	Modal	Modal/ Breathy	Final glottalization	Creaky	Creaky/ Creaky/ breathy	Creaky	Glottal muffle

福清話元音性質和發聲態的關係 (Lam 2014:233)

但是杜老師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低化固然是有，但是還有高化。高化怎麼樣去處理？我看到平山老師的文章裡面也留意到，那篇主要是提到戴黎剛老師的研究，戴黎剛老師也提到很多高化的現象。高化其實是比較麻煩、比較難處理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見解，比如寧德話有 uaŋ，變韻是 uoŋ，比較起來，它是高化，但是平山老師也說到，它可能就是其實是先變後，變成 uaŋ，

然後才高化，所以它其實是同化的結果。裡面就牽涉到很多問題，可能要一個韻、一個韻去做研究才可以，而且它中間也有很多空缺、補位那種拉鏈的形式發生，所以這個可能也需要留意。但總體來說，可能就是由低化引起的一系列的演變。

討論一下聲母同化的可遷移性，最主要是我可能有些建議。我最近對莆仙方言也感到興趣，所以這個可能是我們將來可以研究的方向。聲母同化也是很奇怪的，跟剛才討論到的韻變一樣，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晚近的現象，聲母同化又更晚近一點。那個現象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除了見於閩東以外，在莆仙方言裡面也有。莆仙方言沒有韻變，但是有聲母同化。陳澤平老師根據早期傳教士記錄說，19 世紀聲母同化還處於發展的階段，並不是強制性的語音規則。有些人懷疑是不是傳教士記錄得不準確，他說肯定不是，因為傳教士對於連讀變調都記得非常清楚，也提到有類似聲母同化的一種現象，但是那不是強制性的。那什麼時候變成強制的現象？是 20 世紀初陶燠民《閩音研究》的時候，才慢慢形成的一種規則。所以它形成的時期，大概比較能說得準，就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時候，也就是說，閩東方言的聲母同化現象肯定不能往上追溯到原始閩東語的階段。

但是很奇怪，聲母同化現在在廣泛的閩東語裡面都存在——有一些個別是沒有，但是很多都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我以為它就是一種區域擴散的現象。就是說，聲母同化具備可遷移性，可以通過語言接觸，由一種方言傳遞到另外一種方言。我自己也對語言接觸很感興趣。對語言接觸，我們以往討論的比較多的，可能是語法結構方面通

過接觸以後的借移，或者更常見的是詞彙。在語音方面，就沒有太具體的一些實證。現在看到很特別的就是聲母同化，它都可以借移了，也擴大了我們的視野。

我現在說莆仙方言，因為也有聲母同化的現象。根據蔡國妹老師的說法，它是受到福州話影響。因為莆仙方言早期文獻裡面對聲母同化的記錄也不是非常充分，所以她說是比較後期發生的。莆仙方言聲母同化的規則大致來說跟福清話、福州話比較接近，但是也有不同，最主要是顯示在塞擦音跟擦音的部位不同。另外，我們說莆田跟仙遊是兩個很接近的方言，但是他們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仙遊方言有鼻化的韻母，莆田是沒有的。所以你看「汗水」跟「大鼎」，仙遊方言同化的時候，明顯受到鼻化韻的影響，莆田沒有。莆田話鼻化韻的丟失其實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所以聲母同化發生的時候，各方言的音節結構已經有明顯的分別，這是比較晚近產生的現象。我們簡單歸結一下。杜老師剛才也討論到語言接觸，我覺得語言接觸是非常好的切入點。我覺得，如果接受蔡國妹的意見，應該就是在 loan phonology 借用的實例。所以莆仙方言，也許是整個閩東方言，也為音韻的借用提供了非常鮮活的歷程，也豐富了語言接觸的內容。這個是我們將來可能可以拓展的方向。我的報告就大概到此為止，非常感謝各位！

莆仙方言的聲母同化
(李如龍等 2019: 32-34)

	莆田	仙遊
汗水	kua ¹¹ (ts-)lui ⁴⁵³	kuã ²¹ (ts-)nui ³²
大鼎	tua ¹¹ (t-)lia ⁴⁵³	tua ²¹ (t-)niã ³²

吳瑞文教授評論：

大家好！剛剛郭老師的那張照片有點驚悚，那麼久遠以前、我們二十年前跟楊老師去卓蘭田調，好可怕！剛剛兩位老師以及佳倫在前面一個小時提到了這本書的內容。我這個評介主要是從我的序言出發，有一些問題我們會在待會的口頭裡面提到。我覺得剛剛聽佳倫老師跟秋谷老師、必之老師報告，對於怎麼樣去理解佳倫的研究，我都學到很多。接下來的內容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本書的題目是「閩東」、「音變」、「共時」、「歷時」。研究對象是閩東方言，這個語言是非常複雜的。剛剛很多老師說到「起點」，佳倫老師的起點是閩東，秋谷老師也是閩東，我第一個去調查的——楊老師給我五萬塊去調查的——方言也是閩東。我去馬祖的津沙村做田野調查，所以我第一個去調查的方言也是閩東。非常地好玩！那時候好像南竿還沒有機場，就飛到北竿，再坐小白車到南竿，然後再去找村子，很有趣！所以我想大家一定是上了那個課，每個老師都說，閩東大概是全中國最複雜的一種漢語方言，兩個音節放在一起，就會有各種的變化。這個是杜老師書的內容，她剛剛已經介紹過了。特別請大家留意的是，比方說韻變、聲母同化、-u-、-y-混同，就是剛剛杜老師講的重點，只是她的時間不夠多，不能講到第六章。

在共時現象上，閩東很有特色，我們再舉一個例子：「箸」tøy131——筷子，跟「筒」tøyŋ51——竹製的圓筒型容器，閩南話說taŋ13。我們現在唸成t^hoŋ213是上聲，但它其實是一個陽平字。那把「筷子」跟「筒」合起來，變成放筷子的竹製直立容器，怎麼唸呢？叫ty33 løyŋ51。怎麼變法呢？韻母變走了，

聲調變走了，後面這個音節的聲母也要變，通通變，唯一保持得好的就是後字的聲調跟它的韻母。在這樣的狀況底下，你會發現，箇讀調「筷子」的 $tɔy131$ ，當它位置改變，在非音節末的時候，就從曲折調變成平聲調。變成平調 33 的時候，韻母也要改讀成 y 。第二個音節 t 變成 l ，受到前面陰聲韻 y 的影響，它是一種同化。這樣的現象非常地複雜，閩東語的這些韻變跟同化，讓這個語言聽起來面目全非。一個一個單字去聽，單音節的詞去聽，可以；放在一起，就非常地恐怖。可是因為這樣子，所以引發我們很多學者研究的興趣。因此剛剛秋谷老師、佳倫老師、必之老師都提到這些韻變、同化、 $-u-$ 跟 $-y-$ 的混同，也許還有入聲的變化，都是閩東語值得去留意的。佳倫老師這本書的重點，就是討論這三個變化。

我覺得這本書很重要的地方在於研究對象的選擇跟研究議題的設定，對於過去的議題有很多的深思、省思跟深化，讓我們去多瞭解很多的話題。第二個，是從比較的觀點去開發新的課題，我們待會會提到。所以我非常佩服佳倫老師靈心慧眼，對於這些現象——這麼地複雜、這麼地豐富，她可以做得那麼地精細、那麼地清楚！

我們來說明一下研究方法。我們做漢語語言學或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我們的比較當然有一種是對比，一種是歷史的比較。在方法的運用上，這本書有三個研究方法。第一個是結構的分析。我們所有的語言要從一開始去分析的時候，個別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個別的分析就要進入歷史的比較，就會得到一些很恐怖的狀況，比方我們剛剛說所謂的鬆韻或緊韻韻母，因為聲調而有不同的變化。如果沒有先經過共時結構的分析

就拿去做比較，就會得到一些奇怪的類，無法追溯到早期的階段，或是說在這個語言內部會看得非常地複雜。第二個是方言的比較，就是會有歷時面向的探討。從方言比較可以去追溯它們早期的樣態，從這個早期的形式去說明它的演變。第三個比較的重點是世代的差異，這是社會語言學的觀察。不同於過去學者談論韻變跟聲母類化或 $-u-$ 、 $-y-$ 的變化都比較關心共時，後來因為方言材料多了，就關心歷時，這本書還關心、比較世代之間的差異。前面的歷時變化會牽涉到長遠的時間軸，從古代變成現代的變化，世代差異是停留在也許三十歲、五十歲的年齡階層裡面，去看待他們的語音發生什麼樣的同或不同，這是比較微觀的變化。

這本書的貢獻有底下幾個方面。第一個，它在語料上保留了很多重要的東西。從杜老師的碩士論文到現在，她做了非常大量的田野調查，因此這樣的材料本身就是一種貢獻，它留下這個階段、這個時代的材料。很多時候理論會隨著時間不斷地改變，可是材料本身是我們在闡述理論、瞭解現象的基礎。沒有語料，理論本身不一定會有什麼意義。

第二個是關於韻變的解釋。杜老師關於閩東方言的韻變，分成共時、歷時。剛剛提到其實平山久雄先生就有一些對於語音性的、音位性的看法。如果說這樣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這種結合歷時、共時的討論，包括杜老師對時間層次的觀點，可以提出種種的規則來說明，這是很具體的貢獻。我們很多時候不同學者討論韻變、聲母類化——主要是韻變，到底哪一個韻母是存古的？哪個韻母是創新的？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辯論跟爭論。可是這本書用共時現象來探討歷時過程，對於我們學術界在韻變知識上的空缺，還有對於韻母



的性質，提出種種的反省跟新的思考，我覺得非常地好玩。

第三個是底層，剛剛兩位老師都提到了。關於閩東語韻變的原因，杜老師的文章把它聯繫到非漢語的底層，就是長短的元音跟音韻的干擾。這是一個非常有原創性的看法，特別是南方漢語的底層跟南來漢語的互動。我們知道古代長江以南是沒有漢語方言的，所有的漢語都是從北方來的，那這些底層怎麼樣跟漢語發生互動？這是學術界很重視的課題。這本書的重點是從韻變的角度來說明，提出合理的假設。這裡我要先岔題，講一個重點。諸位有沒有發現杜老師提了兩個假說？一個是她博論提的假說，一個是她後來調查之後提的假說。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有些學者他們可能博論提了一個假說之後，就一輩子都在捍衛這個假說。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隨著時間的推展、材料的增加，我們可以看到，佳倫老師在這個部分的思考有越來越越多的面向，去增加她思考的深度跟廣度，也讓我們看到，一個學者從一開始寫碩論、寫博論，到寫這樣一本集結成冊的專書，他對一個想法的成熟。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具有啟發性。都跟非漢語底層有關，可是我們怎麼樣可以說得更精細？我自己讀的時候覺得很有貢獻，也很有啟發，因為我學到很多。

最後再說一點。過去對於閩東語言的現象，大概都是一些內部的方言比較，因此這本書有個重點在於，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觀察語言現象，特別是年齡層的演變樣態，還有各種音變的演變機制，大家會在相關章節看到那些數字。我要跟大家承認，統計什麼的，其實我很害怕，你知道嗎？我高中之後，數學沒有及格過的，所以凡是看到什麼開根號、什麼顯著相關、統計、**statistics** 這種東西，我就非常望而生畏，敬而遠之。不過我覺得佳倫老師非常地厲害，她在傳統的中文系的訓練之餘，也因為淑娟老師的啟發，她在這個地方用量化的研究來觀察整個語言的演變，而且都非常地具體。每一個世代有多少人？這些人的年齡？他們語言裡面怎麼樣地表現？怎麼樣求得顯著的差異？這一套運作方法，我覺得非常地精彩，也讓這本書本身關於這個地方的論述非常地好玩。這個部分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也落實了——比如我們從「年齡」這個社會語言學變項來觀察音變本身——早期梅耶跟 **William Labov** 提倡的，要從一個變動中的活語言來觀察並且歸納語言演變的法則，剛剛必之老師也提到了這個重點。這本書從社會語言學來討論歷時音變，提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考跟觀察，我覺得在方法上跟做法上，都很有積極的領航作用。

這本書是碩論開始長期耕耘、匯集而成的，所以它結構流暢，論述分明，結構嚴謹，層層遞進，讀的時候會欲罷不能。諸位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我讀起來就是這種感覺——欲罷不能，很想知道接下來要出什麼話題。方法上有示範性、開創性和前瞻性，深化於我們對於閩東方言共時跟歷時的認識。

最後我來講一下它的應用價值。2019年

活動紀實

1月11號，我們臺灣公布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在第9條第2項跟第18條規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要在國民教育各階段把國家語言列成部定課程，納入12年國教的課綱裡面，從國小、國中跟高中都需要實施本土語言的教學。2019年8月起是108學年度，也就是108課綱，最近這個課綱非常有名，那後推三年，就是2022年8月，就是111學年度。諸位可以看這本書的出版年月是2022年9月。從這個學年度，就是2022年的第一學期開始，馬祖的閩東語正式列為臺灣的中小學本土語言課程。佳倫老師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真的太好了！我最近擔任很多閩東語教材的編纂委員，擔任各種教材的審查。很多母語老師來問我說：「怎麼辦呢？我要怎麼去理解我的語言？我的語言有什麼規則？」我就說：「好吧，你就去看杜老師這本書。當然有點難，沒關係，你可以來問我，我可以把我的理解告訴你。」其中有一位國小的老師，因為他對自己的母語很有興趣，跟我有許多討論，我們在很多審查場合見面。他今年考上了新竹清華大學的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他要寫一本他自己母語——馬祖閩東語的辭典。我跟他說，這本書就是必讀的一本書，我們也可以有很多討論來好好瞭解杜老師的研究。因此我相信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絕對有它的意義，不但是有學術意義，也有社會的價值、應用上的價值。我們期盼杜老師——我知道杜老師是非常能產的，興趣非常廣泛——可以提供我們更多關於臺灣本土語言跟閩東語的研究。我的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陳筱琪教授評論：

各位與會學者、同學們，大家好！很開心今天受到佳倫學姐的邀請，來這邊跟大家一起讀這本閩東方言的書。這本書，老實說真的滿有挑戰性，我相信對同學們來說，應該會稍微有點難度。我今天講解的內容會偏向帶同學一起讀這本書。前面我們聽了很多位專家學者，針對學術問題做了深入的討論，我接下來就會用比較平易近人、接近同學們閱讀的視角，帶大家來看這本書的結構，後面一點時間再提出我對於福建其他方言區域相關現象的想法。

這本書的後面有專家推薦序。第一個推薦序是剛剛吳老師說的，這本書對過往議題省思跟深化。確實是這樣，漢語方言的研究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過往集中在不同的議題，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然後不同的時代、學者豐富的材料，大家討論的問題不太一樣。我們佳倫老師在閩東方言的議題上思考了：以前討論了什麼？他們有什麼缺點，或是還沒有討論完的未盡之處？隨著現在越來越多的材料，我們可以從研究方法上，還有研究的論述上，如何持續深化這些過去已經討論過的議題？再來是這本書也從比較的

觀點開發了新的課題，比如前面的時間佳倫老師討論的馬來西亞的現象，還有新的社會語言學的調查方法。這個部分我想對還沒有開始著手閩東方言，或者是其他方言，甚至漢語方言研究的同學，其實是非常好的示範，我覺得真的是很好的教材。

第二個專家推薦序也提到了研究方法：這本書的作者收集了前賢的資料，而且也自己做一手資料。其實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們沒有先看過別人寫了什麼，我們其實不太知道這個方言要怎麼研究，對不對？尤其是碩士班的同學。看了人家寫的語料，一開始看，覺得：「嗯？這是什麼符號？看不太懂。」那你自己做了一次的田野調查，就是這邊寫的「一手資料」，就會很瞭解：人家發表的方言報告到底在寫什麼？什麼地方好像沒寫清楚，所以我之後可以再做什麼事呢？這些部分在我們這本書裡面都做了很好的示範。第二個推薦序也寫到，我們這本書非常重視不要只是局部性的分析。我們要寫好一個完整的論文，當然希望它是全面的，不要只是討論一個小小的現象。那個現象，我們自己說出來的結論，不見得可以符合其他相關的現象，對不對？這本書也在這個部分做了很好的示範。

這本書討論三個現象，剛剛佳倫老師的討論集中在韻變現象跟聲母同化，還有第三個是-u跟-y的混同，我最後的討論會針對第三個部分。簡單地重複一下韻變現象，在書裡面有一些概論性的介紹，就是系統中有兩套鬆緊韻母互相配合——一套緊音、一套鬆音。過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從共時的角度切入，大概就是認為這些韻變會出現在特定的聲調條件下。近年有一些社會語言學的調查方式，發現有一些方言點除了低化，還有高

化——完全不同方向的音變。這種變化的結構逐漸擴散，最後形成一些跟以前的現象不太一樣的變化。如果還沒有開始著手方言研究的同學，可能會對閩東方言分片的細節不太瞭解。整個閩東方言大概可以分成南片跟北片，我們今天討論的複雜的現象，大部分出現在閩東的南片，像福州、福清、永泰、馬祖的方言；北片——據佳倫老師的調查——比較沒有明顯而有規律的韻變現象，但是閩東北片的福安、周寧、寧德也有一些相關的現象，而且有可能是由共時性的語音變異，穩固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

聲母同化大致上指的是共時系統上，兩個字在連讀環境的時候，會因前字整個結構的特性影響後字，所以它的音變趨勢大致上是，前字如果是元音韻尾的話，後字的聲母會受到影響；前字如果是鼻音韻尾，像 an、aŋ、əŋ 這種的，後字的聲母也會變為同部位的鼻音。世代差異上大概就是更弱化或不發生同化，或者是限制條件改變。我們今天講的其實大概就是這一些綜合的現象。

-u、-y-不分的部分，剛剛佳倫學姐沒有說到，所以我就稍微說一下。這個變化是指如果這個字的聲母——我們書裡面講的是舌齒音，所以大概指的是 t、tʰ、n 或是 ts、ts、s 這一類的音，而且主要元音是-o-的話，介音 -u-跟-y-可能會發生混同，本來是 uo，變成 yo。-u-跟-y-不是介音，在音節結構中做主要元音，也會發生混同，但這種變化是出現在閩東北片，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比較北部的這幾個方言，而且各地音變的條件還有演變結果不完全一致，有點複雜。同學們如果還沒有真的開始著手閩方言的研究，閱讀這些比較表層的音變現象確實會蠻辛苦的，因為它的變化過程很複雜，各地變化又不完全一樣，

但不要放棄，一定要閱讀到最後！

這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就像我剛剛說的，我覺得是很好的示範教材，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貢獻。過去多數的方言研究——不只是閩東方言——其實常常是專注在單一方言點的共時音系描述，或者是方言音系跟北京音系的音韻對照，或方言音系跟中古音韻架構對照比較，我相信我們中文系的同學都很瞭解這是什麼樣的文獻。像這樣的研究在調查方法上就比較局限在整個語料都由單一個或很少數的老輩發音人提供，我們這本書就是想要突破這樣的研究限制，所以採取了跨方言的比較跟世代差異的研究方法，做了更精細的韻變分析。在第 15、16 頁，第三節就是「反思補充及研究目的」。我覺得一個好的論文或者是專書，要怎麼說服沒有做過這類研究的讀者，或者是有一點興趣但不太知道這本書要做什麼的讀者繼續看下去，其實很重要的是把研究目的——「我這本研究到底要幹嘛呢？」講清楚。讀者確定作者的想法之後，往後看就會更瞭解後面的脈絡。總之，這本書在寫作的章節安排上，我覺得是很精彩的，理路明晰，而且研究脈絡介紹得非常清楚，對於比較年輕的同學來說真的是很好的示範教材。即使你之後覺得：「這個閩東方言聽起來好可怕喔！」你想要離它遠遠的，那也沒關係，這本書對整個漢語研究其實就是很精彩的示範，你可以把這一本書的研究模式或是章節安排應用在其他的方言上，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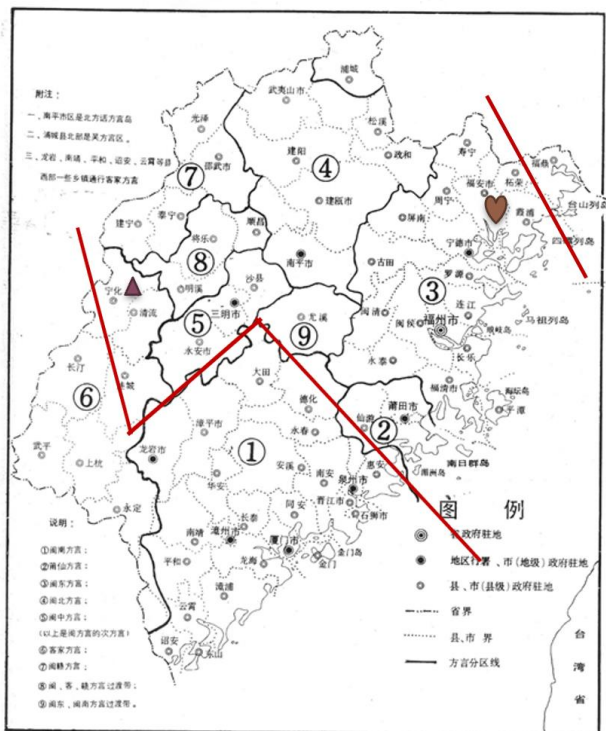
後面我想要講一點跟 y 有關係的。第三個 -u- 跟 -y- 混同的變化好像顯示了：我們整個閩東方言裡面這個撮口的 y 是不是特別不穩定？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真正發表過跟閩東方言有關的論文，所以我提的只是一點閱讀的

想法，晚點再請佳倫老師提供比較正確的看法。這個 y 為什麼會這樣變化？它是不是很難穩定下來呢？我之前在上大學部的課的時候常常會講一個例子，就是「去」。剛好之前看到了一個影片，是中文程度還沒有很好的美國人做的「視頻」——他是在大陸學習的。他說：「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個最壞的詞。」從這個字幕，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中文還沒有那麼好。他要說一個很難唸的字，這個字是什麼呢？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口語詞，是「去」。大家可以看他的動作，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討厭，非常非常地煩惱。他說了很多次，他覺得他的發音非常地正確，但是為什麼別人都聽不懂？「你為什麼不會懂我？」他非常挫折，想要因此放棄學習中文。這個 y 應該是違反了多數語言發音的原則，因為前高元音，就是 i 的位置跟 y 的位置，應該唸展唇比較自然；後高元音，像 u 的位置可能唸圓唇比較容易。y 是前高圓唇元音，不是前高展唇，所以我們在電視上，尤其像現在選舉快到了，有一些比較年長的政治人物會在電視節目上發言，他如果講的是華語，常常會把 y 唸成 u。因為 y 可能違反了這個原則，所以在發音上似乎是比較難唸的音，外國人就不能學。y 在漢語方言中，是不是特別容易變化呢？我們不是很清楚。

整個福建的方言——我簡單做地圖上的分化，這個是李如龍過去的分類——在紅色的中間這一塊都是音系中有 y 元音的，就是遇攝三等字大概讀的是 y，閩東大概就是這邊。在下面這一塊，閩南話是沒有的，閩西客語多數也沒有，可是連城、清流是有 y 的。像這樣子的現象，就會讓人想要想一想看，為什麼這個 -y- 跟 -u- 的混同音變出現在閩東的這些方言點？跟這些沒有 y 元音的方言有

沒有關係呢？也可能它們其實真的完全沒有關係。在這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福安話，在 321 頁有仔細地介紹，福安話有撮口呼的變化，就是在畫愛心的這裡。寧化——就是畫三角形這裡——是閩西客語，但它之前遇攝應該是讀 y 的，現在不是。這一些變化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趨勢？

福建省方言分区示意图



我之前做了一些龍巖跟漳平的研究。它常常在舌齒音聲母，韻母會讀得跟別人不一樣。剛好跟閩東方言的變化，就是也常常從舌齒音聲母出現，或只出現在舌齒音聲母有一點點關係。

最後是「去」。在閩東方言裡——書裡面也有寫到——「去」常常有另外一個表現，也討論了吳瑞文老師在 2009 年這篇很有啟發性的文章。「去」這個字常常是例外的表現，在閩中方言也有一些相關的現象。其實不只閩中，大田好像也有相似的，永安、閩西客語

連城這一帶也有一些相關的現象。不曉得它們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

最後想要問問佳倫老師：閩東話的高元音發音時，有很明顯的摩擦嗎？因為閩西那邊常常高元音有明顯的摩擦。我之前認為這種明顯的摩擦是牽動元音系統變化的動因。閩東話的元音變化不知道跟吳語擴散波有沒有關聯？也可能完全沒有關聯。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這個韻變的動因到底怎麼來的？因為其他漢語方言都沒有，而且閩東的韻變也是集中在南片。那到底為什麼要出現這種變化？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謝謝各位的聆聽。

李壬癸教授主持：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剛才有作者杜佳倫教授說明她的書的重點，又有四位老師——都是對這個領域非常熟悉的四位專家——報告他們讀過的心得，也把他們的疑問或想法提出來，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的做法，對於這本書的內容會進一步地瞭解，而且有進一步的思考：哪些點將來有機會是否應該要把它寫得更清楚？或者是他還不夠深入，有必要再深入去談。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今天雖然人數不多，沒有關係，我們畢竟是學術研究，所以也許兩個人對談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不一定要有幾千人、幾百人談，那樣不一定會有什麼結果。我覺得這是滿好的新書發表會。

我個人有幾點小小的想法，也許我就先說出來，然後我們再來一起討論。第一個，我覺得應該先分清楚：哪些是存古的？哪些是創新的？有些點我還是弄不清楚，從書裡面的某些地方，我不是很瞭解這個是存古還是

創新。如果你認為是存古，就要提出證據；你認為創新，也要提出證據來。這個一定要理清楚。

第二點，有一些現象到底是從底層來的？還是從古漢語、古閩語就有了？這個也需要理清楚。比方元音的鬆緊，我們知道在藏緬語有這樣的對比，侗台語也有這樣的對比。到底這個是古漢語就有鬆緊的對比呢？還是從底層借來的？這個要理清楚。我就對這方面還沒有理清楚，我還是很納悶。這個是很重要的現象，到底是借來的呢？還是存古？

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到元音長短的問題。古漢語各家的擬音，沒有人擬上古音有長短的分別。現在閩語方言有長短的問題，這樣子長短的對比是不是受到南方侗台語系的影響？還是我們有必要思考古閩語就有長短的對比？這個要弄清楚。古閩語有長短的對比，如果證據很堅強，我們也許也要進一步思考，古漢語是不是也有長短的問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剛剛想到了幾點想法，我就把它說出來，大家也思考這個問題。

杜佳倫教授回應：

很感謝四位與談的師長們，除了美言很多以外——有點不好意思——也有很多的建議，還提供一些新的、我沒有看到的材料。非常地感謝！

很感謝秋谷老師的與談！我這邊聽到兩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未來要做閩東方言研究的時候應該還要再繼續注意的。一個就是確實在歷時性的比較裡面，音變的起點到底是什麼？它是原始閩東語嗎？或者是什

麼？我沒有把這件事情說得很清楚。因為我一開始在做比較的時候，我的出發點其實很單純，就是我比較這些方言點，去看變化的起點可能是什麼。可是我那時候不敢說那個是原始閩東語，或是原始北片或南片的閩東語，因為我並沒有從整個音系的架構去討論。我當初覺得應該要整個音系去看，並不是只有看高元音低化或是低元音高化，我才敢說那個叫原始閩東話。不過因為這幾年郭老師還有秋谷老師其實對原始的沿海閩語，包含閩南、閩東，都已經做了很多構擬的研究，這個部分應該可以作為我未來探究這些變化的起點到底是什麼時重要的參考。這確實是我在過去十幾年的研究裡面比較遺漏的，沒有好好地去參考原始閩東話構擬的成果。這是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剛剛秋谷老師有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書裡面把韻變跟聲母同化分開討論，可是剛剛秋谷老師有一頁 PPT 很有啟發性，就是有些方言點是兩個都沒有，有的方言點是有韻變，沒有聲母同化，也有方言點是兩個都有。這兩個變化之間有沒有什麼樣的相互關係？這也是未來可以去考慮的，在這本書裡面還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秋谷老師這兩點是今天很大的收穫，謝謝秋谷老師！

剛剛郭必之老師除了帶領我回憶了二十年前去卓蘭、八歲的樣子，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分享。他提到了最近實驗語音學的研究，跟 creaky voice 有關聯。語音實驗這個部分因為不是我的專業領域，所以我一直沒有去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我也有跟剛剛同樣的疑慮，因為以前我們可能比較著重的是調值的長或短或低，它也是一種語音徵性，所以以往會說是調值的長、曲折或者是比較低可能會影

響元音發生低化，現在再加上語音實驗的 *creaky voice*。可是這種語音徵性，到底是音變的動因？還是因為元音的低化而產生了語音的 *feature*？我覺得這一點好像還是得再釐清。如果一個語音變化，從起點有一個動因引發它開始音變，然後到音變的結果，那這些語音徵性，不管是長或是低，或者是 *creaky voice*，到底是因還是果？這個可能還要再做更深入的探究，包含那一些沒有發生韻變的方言點。我覺得好像要再做更多方言的語音實驗的交叉對比，但是這是很好的提點。剛剛還有提到聲母同化，以莆仙做例子。它確實是有區域的擴散性，對於莆仙地區未來怎麼去進行聲母同化現象，也是我們可以再去好好關注的問題。

謝謝瑞文學長給了我很多的美言！我沒有想過我這本書在應用上有這樣的價值。因為馬祖通行閩東話，所以成為臺灣的國家語言之一。很謝謝學長在跟這些母語教師交流的時候，幫我推展這本書。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他們跟我聯繫。

最後筱琪幫我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跟在座同學介紹之外，她也提出幾個問題，譬如這個 *y* 的不穩定性。確實 *y* 在閩南沒有，雖然後來的構擬裡面，原始閩南語可能要構擬一個 **y* 比較好，可是這個 *y* 好像有很大的變化性。但是它跟我在這本書裡面討論這個 *-u-* 跟 *-y-* 有點不太一樣，因為閩東方言並不是 *-u-* 全部變成 *-y-*，也有 *-y-* 變成 *-u-* 的，在不同方言點的變化趨向不一樣。我只能夠看到 *-u-* 跟 *-y-* 之間好像有很密切的變化關係，有的 *-u- > -y-*，有的 *-y- > -u-*，可能有時候是受聲母的影響，有時候是受韻母的影響。也就是說，閩東方言好像是整個音韻的韻母結構——它的介音、主要元音跟韻尾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相

關的，各個地方的運作趨向不太一樣，而並不只是 *y* 不穩定，所以跟 *y* 不穩定可能不是那麼切近。

筱琪還有提醒我地理分布的觀察，我覺得那個確實也可以做。有一些是 *-u- > -y-*，有些是 *-y- > -u-*，像洪惟仁老師那樣去畫地圖的話，也許可以看出新的線索。這是很好的補充。

最後筱琪有問幾個問題，有一個是關於 *i* 跟 *u* 的摩擦性。據我自己田調的觀察，我覺得好像沒有像你說的閩西那樣，閩東的 *i* 跟 *u* 不是那麼有摩擦性到最後會變成輔音。反而是聲母同化會有類似摩擦性加強的狀況，就是 *p*、*p^h* 或者是 *ts*、*ts^h* 變成有摩擦性的鼻擦音或者是舌齒擦音的時候，那個部分的摩擦性會增加，可是它是聲母的變化，而不是 *i*、*u* 的摩擦化。這是我的觀察。

李老師剛剛的問題提得非常好：到底是存古還是創新？我覺得等一下也許老師們也可以說說你們的想法。我在這本書裡面認為也同意韻變是很晚才發生的，尤其是會有共時轉換的韻變，所以它是一個創新。我同意郭必之跟秋谷老師，這是一種創新。可是我想要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創新音變？引發這個創新的動因是什麼？因為我認為音變應該都會有一些原因，有時候是音系內部的，有些是因為語言接觸的。在剛剛提的那兩個假說裡面，是以語言接觸的觀點、機制切入。我覺得造成這個創新音變的，可能是因為來自底層有長短元音，所以第二個假說是長短元音。它有點像基因，在閩東方言這個語言裡面有一個基因就是長短元音。這個長短元音在某些方言點進一步發展，這個基因發生作用之後，就產生了韻變，只是

變化的啟動好像到近三、四百年才發生。有沒有可能是這樣？這是我想要提出來的。回應老師的問題，它既有創新——音變是創新，可是基因可能是來自底層。

對於底層，老師又問了一個問題：如果有長短元音，它到底是古閩語就有長短元音？還是是古漢語？還是底層？底層是有的，沒有問題，我們可以確定。那古閩語有沒有長短？因為剛剛郭必之老師的討論裡面，你們認為有，對不對？不排除在原始閩語裡面就有長短音。那古漢語有沒有呢？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就可能要再討論一個問題：古閩語雖然是來自古漢語，由北方來到南方，可是南方原來非漢語的語言底層肯定影響漢語發生了某些特定的變化，而形成了古閩語，所以古閩語其實本身就不是單純的古漢語，我們並不能夠以古閩語有長短元音，就說古漢語就有長短。這是我的看法，我認為閩語本身就是古漢語受到南方非漢語底層影響，混合出來的很特殊的漢語。它帶有的東西可能是來自底層，所以並不一定可以推論到上古漢語，不一定要有相承的關係。以上是我的回應，謝謝老師跟各位與談者的分享！

陳淑娟教授提問：

主持人、佳倫、各位與會的學者嘉賓，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參加佳倫的新書發表會。我覺得佳倫這十幾年來對於閩東方言的研究真的是累積很多，對學術研究很有貢獻。首先是在描述這方面，其實閩東方言真的很複雜。我跟佳倫去過馬來西亞的愛大華，因為我平常只做閩南語的研究，就發現閩東光是描述這方面其實就比閩南要複雜得多，還有很多韻變的現象。我覺得佳倫的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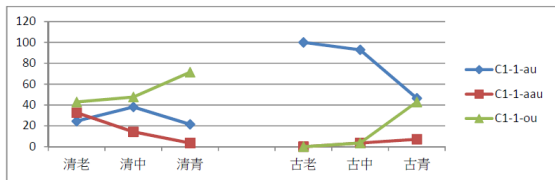
很不容易，除了描述之外，還有方言的比較、世代的差異，而且她還很努力地嘗試解釋發生聲母同化或是韻變的原因跟機制。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可以看得出佳倫在學術研究上的企圖心跟努力。

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你剛剛在談到世代差異的時候提到，在古田跟閩清，老年人有韻變，但是到中年人好像就比較認同標準音，所以開始不參與韻變。老年人比較多，中年人比較少，青年的也比較少。我就好奇，現在老、中、青韻變的趨勢會是怎麼樣？因為我們社會語言學談到音變的時候，會有兩個情形。一個是老、中、青的差異可能只是 **age grading** 的現象。**Age grading** 就是說，老、中、青表現不一樣，可是整個語言並沒有在變化，可能會呈現 V 字形或者是倒 V 字形。這個觀點就是說，在大概四十歲，就是中年，受到的社會壓力最大，比如大概我們這樣的年紀，等於中年的階段，可能社會的標準語對我們的制約會是最強的，這時候四、五十歲左右的人接近標準音的表現會最多，可是等到退出職場的時候，又回到他原來的樣子。這個就只是 **age grading**，就是不同世代在不同年齡層的表現，也就是說這些青年人以後變成中年的時候同樣會很接近標準音，可是等到變老的時候又回到他自己原來那個社群的語音表現。另外一種就是 **change in progress**，這就的確是進行中的變化，老、中、青會呈現：青年人變化得比較多，中年人可能是其次，老年變化比較少。這就不只是變異，也會是歷時的變化；可是如果是 **age grading** 的話，就只是一個共時的變異，雖然老、中、青很不一樣，可是未來不會變成這個語言的歷時演變。

剛剛我們看到佳倫在詩巫做的研究，就

活動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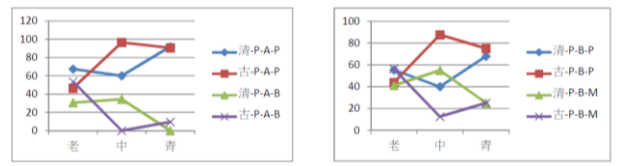
變成既不是 age grading, 也不是 change in progress, 而是老年人的韻變是比較比較明顯的, 可是到了中年跟青年就變少, 對不對? (佳倫老師: 應該是說因為 au 如果保持, 就是不韻變, 所以這邊其實跟 age grading 一樣, 中年人在該韻變的條件下比較不韻變, 可是老年人跟年輕人高化韻變 ou 數量比較多。) 因為他們不韻變是比較標準的, 中年人受到社會壓力的時候就比較不變, 可是老跟青比較有韻變,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表示其實這個社群也還是有韻變。(佳倫老師: 有。其實還可以看這個藍色是不韻變的 au 變體, 這個綠色的就是有韻變的 ou 變體, 可以看到它往上升。如果看不韻變的 au 變體, 可以看到中年人的壓力, 可是就有高化韻變的 ou 變體來看, 確實有從老到中到青, 青變得比較多。) 所以它整個還是有在繼續韻變的? (佳倫老師: 有。) 好, 謝謝, 這樣我瞭解了。



杜佳倫教授補充：

我這裡也稍微給大家看聲母同化, 也有類似剛剛那種現象。古田是紅色跟紫色, 紅色是不變的, 沒有發生聲母同化的音變, 紫色是有發生。我們去計算聲母同化或是不同化, 會看到中年人在古田腔突然就不變了, 不變的數值變得很高, 變的數值降低。剛剛那個是閩清的中年層有社會壓力, 而這裡呈現的是古田的中年人也有一種社會壓力, 我認為他們想要跟那邊的閩清人競爭, 所以選擇趨近標準音, 只是他們趨近標準採用的是

不發生聲母同化音變, 閩清的中年人採用的是不高化韻變。他們用的是兩個不同的音變現象, 可是都可以看出中年人跟老年人、青年人不一樣的表現。我覺得跟 1970 年的時候, 兩個族群的競爭關係是很相關的。我希望未來我還可以再繼續去詩巫,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跟那邊的社會學或者是人類學的學者有一些交流, 去瞭解他們當地的族群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也許可以幫助我更具體地解釋這個事情。



吳瑞文教授提問：

謝謝佳倫的報告。我看到一張 PowerPoint, 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關於 *ia > ie、*ie > i、*i > ei 的那張圖, 我覺得很好玩。剛剛提到推力、拉力的問題, 我教歷史語言學, 就會講到推力、拉力。我想問問大家, 比如像 T1、T2、T3, 如果我們先主張 *i > ei, *ie > i 再去補位, 然後 *ia > ie, 這樣就是拉力, 因為現在出現一個空缺, 拉力是補位。有時候我會想, 有沒有可能是在這個語言的內部, *ia 很容易變成 ie, 因為 i 是一個高元音, 把 a 拉高了, 然後會產生 ie。這個 *ie 不要構成同音, 不要合併, 因此促使 *ie 往前變成 i 等等。換句話說, 這個變化, 你剛剛的假設是 T1、T2、T3, 其實在我看起來, 如果說結構上看, 它也可以是因為 *ia > ie, 而這個語言內部不要造成 ie 的同音字群增加, 它要保持對立, 因此 *ie 要往前變。我的問題在於, 你覺得是推力還是拉力? 這個是角度的問題、方向的問題。這是第一個。

表 3-31 寧德城關韻變時間層次

	規律類別	聲調	韻變規律（陰聲韻）		
T1	R1	537	*i > ei	*u > ou	*y > øy
T2	R3-1-1	1537	*ie > i	*uo > u	*yø > y
T3	R3-1-2	1537	*ia > ie	*ua > uo	

第二個，如果照剛剛那個解釋的話——也許我是比較保守的人——在原始閩語或原始閩東語假設有長短元音的基因是不需要的，因為這是一種推移、一種對立的語言內部結構張力的問題，並不一定要訴諸於長短元音，包括有些韻變之所以會有聲調——我們一開始發現韻變是跟聲調有關，是依附著聲調的共時現象，以至於歷時的變化。我覺得不管是推擠的現象，或者是其他，可能都可以回到聲調本身思考。也許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很早期的原始閩東語，聲調都是曲折的，我覺得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現在看到的平調、升調，都是後起的。所以在這個話題裡面，關於**i > ei*的動機，除了是**i > ei*之後有一個空缺來吸引它，我覺得也有可能是**ia*往前變成了*ie*。換句話說，是誰 trigger 了誰？誰驅動？誰是那個開第一槍的人？誰是先產生變化的人？我們剛剛這個講法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謝謝！

杜佳倫教授回應：

謝謝瑞文學長很有意思的討論。如果照原來的說法，確實是一個拉鏈，那有沒有可能是推鏈？不過推鏈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疑慮，就是南北片不一樣。因為北片是三層都發生了，所以可以拉，也可以推，可是南片並沒有發生 T2 **ie > i* 的音變，因此如果就南片來看，就比較難用推鏈討論，所以我那時候才會以第一個**i > ei*，因為南北片都有這個創新音變，然後才引發了接下來的拉鏈。這是第一個回應。

剛剛有談到長短元音之必然。我如果沒有去詩巫的話，原來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就像陳澤平所說的，有一個共時的，有一個音系的，我 2010 年也是這麼認為。可是就是因為我去了詩巫，它就是沒有第一個**i > ei*，可是它有高化**au > ou*。如果認為它是音系的拉力或是推力的連鎖演變，可是在詩巫就是沒有**i > ei*的低化韻變，只有高化韻變，那我要怎麼解釋為什麼它會有這麼一系列的高化韻變？又因為在調查的時候問到幾個發音人，我沒有做實驗語音學，但是用耳朵聽都可以聽到，在特殊聲調——陽平、陰去、陽去的時候，元音時長就是比較長，甚至造成後面的鼻音韻尾會有一點聽不出來，好像變成鼻化韻的感覺。所以那時候才有另外一個想法進來：有沒有可能是長短元音對立的問題？本來元音就有長跟短的對比，再加上因為那時候在讀歷史語言學，王洪君老師那本書裡面有談到粵語的長短元音，就覺得好像跟粵語長短元音的歷史來源有一些關係，所以才把它放進我的第二個假說。這是第二個回應。

李惠琦教授提問：

因為我就是做侗台語的，我跟發音人調查的時候，比如我覺得今天是長音，我就故意唸短一點，在一個句子遇到長音，應該是*a:i*，我就唸 *ai*，他會非常敏銳地糾正我，他會立刻罵說：「不要亂唸！」我覺得發音人是很清楚的。假設我要寫“*aai*”，我就會故意試著說 *ai*。我其實常常懷疑我記錯。如果說他要短的時候，我就故意給他唸 *i:a*，他說：「誰叫你唸那麼長？」他也會糾正我。他們對於長短其實已經沒有語義上的區辨性，常常我

找不到 minimal pair，就是沒有，可是他一聽還是知道你唸錯了。即使沒有語義上的區辨性，他們侗台語是非常敏銳的。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音調的影響？還是本來就有長短？我知道發音人是知道的。如果真的已經演變到有長短之別，發音人是非常明確的。你可以試試自己設計一些語境。就提供這個。

杜佳倫教授回應：

謝謝惠琦提供侗台語實際調查的經驗。不過閩東跟侗台有一點不一樣，就是侗台是音位性的差異，所以可以很明確，你唸錯了，他就會指正你，可是閩東很奇怪，其實發音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有韻變，這是沒有音位性的對立。我也是去做調查之後，我的馬祖發音人才說：「原來我們是這樣喔？我們有變喔？」我說：「對啊。你說『四』的時候是說 sei，可是你說『四十』的時候是講 ei lei?，你從 sei 變 ei。」他說：「有嗎？」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因為那不是音位性的對立，所以其實我唸錯，他搞不好也不知道。他們沒有音位性對立，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指正，這跟侗台語比較不一樣。所以我說它有可能只是一個基因，他們還是沒有長短元音這種對立的音位，可是會不會是基因引發後來的創新演變？

張展毓同學提問：

請教一下書裡面比較沒有著重的變調。270 頁有提到小稱詞。我好奇的是，臺語有一些時候小稱詞的變調會影響語義的展現，比如「舅囡」kū--á [ku33 a33]是舅舅，可是「舅囡」kū-á [ku33 a53]是妻子的兄弟。我想要請

問一下，閩東小稱詞的變調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杜佳倫教授回應：

謝謝展毓的提問。這個部分我可能沒有辦法給很確定的回應，因為我沒有特別關注，但是就我的印象來說，閩東的小稱就是「囡」kiaŋ33，它本身並沒有像閩南話有弱化。閩南弱化到聲母、介音和韻尾都沒有，甚至連鼻化韻都沒有，就是 a53 而已，搭配整個弱化，所以聲調上面也有一些特殊的語法調。可是在閩東來看，「囡」kiaŋ33 只有聲母同化的時候，那個 k 隨著前字 A、B 條件可能就會掉，就沒有 k，是 iaŋ33，可是它其實還是一個很完整的音節，所以音調上的話，我的印象中是沒有很特別的聲調表現。也許閩東的調查者，有沒有要補充的？我沒有辦法很確定，但我印象就是聲調上好像沒有很特殊的標誌。

李壬癸教授主持：

我覺得今天是交換意見很好的場合。我相信我們來了都會有收穫。我們也很高興大家都來參與這個對學術很有意義的工作。這樣的事情我覺得以後還可以推廣。這個以前好像很少做喔！（佳倫老師：臺灣中文學會經常辦。）我們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新書發表會。我過去發表的書，出版是出版了，人家有沒有看，我也不知道。現在像佳倫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看了，而且提出一些疑問來，這個對大家都有好處。那麼我們今天就到此截止，謝謝大家。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四： 陳國球教授《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

◎郭晉嘉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2 日（週二）
10:00-12:00

地點：東海大學語文館 LAN007

主持人：蔡英俊先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主講人：陳國球先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討論人：鄭毓瑜先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蔡瑜先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廖棟樑先生（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陳英傑先生（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紀錄人：郭晉嘉（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這本書的形成角度與書中撰寫的方法談起。我對抒情傳統論說的探索，除了照應他們論說的本身以外，我有意追問：他們為什麼這樣講？在何種情況下產生這個論說？因此我今天報告的過程，同時也是我撰寫此書的方法論與對抒情傳統論述的體會。



我以「情者，動乎遇者也」這句話作為開頭。此言出自明代復古派的李夢陽，他強調在生命歷程中遇事所起的反應，乃有情之動；這也是我這本書的出發點。

然後，我就從陳世驥開始。他的重要著作《陳世驥文存》，1972 年由其學生楊牧編集而成。這些文章無論對後來的抒情傳統論述，抑或中國詩學批評研究，都起過相當大的推動作用。我在 1976 年購買閱讀此書後也從中學習、思考陳世驥的話語能提供學習中國文學的我們什麼樣的養分。

1971 年，陳世驥先生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比較文學小組發表他最重要的抒情傳

陳國球教授主講：

首先表達我對臺灣中文學會辦此精讀會的感謝。來到東海大學也特別受到感召，談起抒情傳統，有相當多重要的學者都與東海大學有連結，國科會中文學門籌備此研習營，具有良好的傳統，這次的精讀會可以合併舉辦，個人非常榮幸。我過去大約已經做了二十幾場有關「抒情傳統」論述的演講，今天我不想重複講述書中的內容；我會從《抒情傳

統論宣言：〈論中國抒情傳統〉(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Opening Address to Panel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可惜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陳世驥先生就過世了。他原來計劃到臺灣的會議再加發表，後來楊牧就把這篇文章帶到臺灣，先在淡江 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刊出，再由淡江大學的老師楊銘塗譯為中文；文章後來收入《陳世驥文存》，收錄時楊牧做了相當多的改動，主要是希望文章看起來不像是開幕致詞，而更像一篇論文。這樣有好處同時也帶來很多對陳世驥的誤解(misreading)。

關於陳世驥，有幾個重要的年份我們要注意。1935年，他在北京大學畢業；1941年，他由湖南長沙大學轉往美國。我們所認識的陳世驥，通常是從《陳世驥文存》開始。書中有幾篇文章同在1958年發表，是他當年到臺灣大學演講的講稿。1971年是他逝世的一年，也是他的宣言發表的一年。作為美國漢學家的陳世驥，很少提到自己的前半生。他學生知道的也不多，但這段時期其實很重要。我就是往前追溯，看他的學術養成過程，從其師從、參與的文學活動，到美國後的變化，國共內戰結束時思量回歸中國與否等等；這些看來非常私我的事跡，背後卻是個人面對大時代的反應與抉擇，對未來的文化政治的理解與態度。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理解他抒情傳統論的關鍵。他的論說是跟他整個生命歷程、對世界的了解、對文化的感覺有關。「他為什麼這樣講？」這是我關懷的部分。

抒情傳統論另外一位推手，高友工，我們知道他是因為1972年《中外文學》第一卷刊出他的文章。《中外文學》當時要推動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研究的互動與互補，其中高友工與梅祖麟對杜甫《秋興八首》詩的分析



文章，就引起學界的驚嘆。更重要是1978年高友工到臺大客座一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造成了「高友工震盪」。高友工為什麼會寫出這些文章？往前追溯：他原是東北人，1948年與父母來到臺灣，1952年臺大中文系畢業服役兩年後，去美國哈佛大學跟隨美國的楊聯陞教授學習歷史，他的博士論文研究方臘——宋代其中一次民間起義（或稱民亂）。他後來短時間在史丹佛講課，在講課期間也聽過陳世驥演講。其後他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一直到退休。這是他的為學歷程。

高友工的「美典」論說看起來都是理論工整的文字，它的背後又隱含了什麼呢？他家庭的變故、國民黨父親高惜冰與共產黨員哥哥高而公的衝突，高惜冰對兒子的照顧與保護等等，都是有待考問的事跡。那愛好文學、愛好魯迅的哥哥高而公常常跟高友工討論文學，他們之間的文學對話又是怎樣的呢？這也是我想追索的問題。

他四處散落的文章於2004年由柯慶明教授收集編成《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2016年由臺大再版時我有機會參與寫了一篇

導讀，我也藉此機會把校訂全書的文字，增補了一些初版的缺漏。

至於我為什麼會研究「抒情傳統論」呢？這裡就要提到我與抒情傳統論述相交的過程。如前所述，我於 1976 年看到《陳世驥文存》；我在香港讀書時，也是《中外文學》早年的訂戶，高先生 1978 年以後幾篇重要的文章中文翻譯一出來，我就接觸到了。當時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生，就是借助這兩位學者的論說，後中得到啟發。

如今每當講到陳世驥的時候，大家都會提到「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這個命題；這也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為研究生講課時想要追尋陳世驥文學論說時的收穫。2005 年我到哈佛大學訪問，期間也進行相關研究資料的搜集；我後來撰寫抒情傳統論的文章，所採用的資料很多都是這一年找到的。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面，我隨手翻閱時，就遇上陳世驥在 1948 年撰寫的「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的一篇英文文章；這是應當時北大校長胡適之邀寫成作為紀念北京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的論文集其中之一篇。這篇文章對於我理解陳世驥抒情傳統論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他寫的是一篇看起來相當學術的考證文章，他考證陸機〈文賦〉哪一年寫，當年又為何寫這一篇文章。學界多以為〈文賦〉是一篇談創作的文學批評文章，然而在陳世驥的閱讀底下，本篇的撰寫時間、原因與背後的情懷，都非常重要。我後來寫成的〈抒情傳統論以前〉，就以此為基礎。可以說，陳世驥的文章要追尋陸機的文學思考與時世的關聯，然而此文也揭示出陳世驥當時的文學思考與政治環境的緊張關係。《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書的立論基礎也在於此。

接著我可以稍稍講到一位西方學者的抒情傳統論。多倫多大學是我念比較文學的學校，當時我的指導老師是捷克結構主義的第三代人物杜勒謝（Lubomír Doležel），他和在東亞系任教的米列娜老師（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共同寫了一篇關於沈復《浮生六記》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受他們的前輩老師普實克影響，普實克的歷史結構主義就照亮了貫串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的抒情精神。2006 年布拉格查理大學舉辦普實克紀念學術會議，我在會議中提出普實克從抒情精神的角度討論中國文學。這篇以英文寫成的會議論文，以及另一篇討論普實克與夏志清兩人激辯文學史方法的文章，後來都翻譯為中文，收入本書《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當中。會議期間，我和王德威也商定了合編《抒情之現代性》的計畫。由於出版社顧及種種客觀因素，要選擇恰當的出版時機，全書雖編好，但擱在一旁等了幾年。期間恰好陳平原在香港要編一系列的文史叢書，問稿於我；我就將為《抒情之現代性》的選文所寫的導讀，加上其他相關文章，合成一冊，題作《抒情中國論》，於 2013 年出版。至於《抒情之現代性》也終於在翌年面世。

接續這種觀念，我也關注我學問的養成地——香港，在 2016 年出版了《香港的抒情史》。當時我所策劃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第一輯共 12 卷陸續出齊；所以我是帶著我怎麼從抒情傳統的角度理解香港文學文化的態度撰寫這本《抒情史》。

2019 年 7 月 31 日我搭乘飛機到臺灣，到清華大學報到，開展了我在臺灣的生活到今天；一方面我想念香港，一方面我思考香港跟中國文化的關連、香港地方感的形態等等問題。這都是觸動我在臺灣出版《抒情傳



統論與中國文學史》的緣由。最後，我還是要回到最開始的那句話：「情，動乎遇者也。」抒情傳統論就是「有情」的文論；而「起情」者，就是個人與時世的相遇，尤其是在大時代、大崩裂之際，個人如何面對生命遭際的種種？這是我寫這本書特別關注的部分。

蔡英俊教授主持：

謝謝國球教授的報告，他的鋪陳很長，但在其中交代很多他寫論文之間的一些背景，這個其實是我對高先生在做抒情傳統研究的時候最想補足的一點，高先生的抒情美典其實是非常絕對的、唯美的，但為什麼會產生一個唯美的東西在一個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裡面，這背後的东西又如何隱含在這套論述當中，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謝謝國球教授的報告，我想山海關已經開了。

鄭毓瑜教授：

陳老師以文學批評研究聞名，這本巨著裡面好多篇章，在以期刊論文形式出現的時候，就成為大家必讀的篇章，比方說陳世驥的抒情傳統論以前、高友工的抒情美典，還有林庚、司馬長風的詩國文學史或唯情文學史等等，我們都仔細讀過了，那麼我今天想利用這個機會特別從普實克這條線索談起。抒情傳統是由比較文學出發，所以普實克的重要性當然可見，這本書中用兩篇論文跟一篇翻譯，尤其聚焦在 1940 到 1960 年間的普實克的論著，其中有三點特別重要我把他歸納出來：

第一，陳教授描述普實克的說法屬於「抒情的現實主義」，特別要去討論中國抒情詩的寫實與否，這條線索讓我們想到文學是如何表現出對於現實的感受與判斷。第二，他提到普實克認為抒情的特質是可以灌注到民間的說話藝術，比如宋話本，認為宋話本是真正的民間市井聲音，所以形成了普實克「客觀的史詩敘事」觀點，這裡就出現第二個問題：中國有沒有史詩？其實這個問題從民國初年早就開始了，所以中國有沒有史詩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大問題。第三，陳教授同時談到 1963 年以後因為夏志清針對普實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書評，開啟了兩造的論辯，陳教授這篇文章著重在主客觀、科學與否等論點，可是其實他在文章末尾有稍稍提到普實克認同中國的左翼革命論述，而夏志清對於集體意識則非常抗拒。

那這裡就給我們一個新的線索，可以繼續探索下去的是：「我們怎麼談論戰爭中的抒情？」如果普實克有冷戰的背景，我們的抒情傳統沒有嗎？我想從這裡來反省我所認識的抒情傳統。對於 1940 到 1960 年代，甚至到陳世驥先生過世以前的 1970 年代，我是特

活動紀實

別有感的，因為這其實是陳世驥先生建構抒情傳統的重要時期，如果加上楊牧先生、徐復觀先生、劉述先先生，其實都跟今天的東海大學有關。剛剛陳國球先生已經談到 1941 年陳世驥由中國赴美，1945 年後在柏克萊任教，也談到很關鍵的 1948 年，因為北大五十週年校慶的〈文賦〉英譯，這篇文章非常有名，更重要的是他的序文提及剛剛陳國球老師講的‘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這是把古與今的苦難相接，對於抒情或人文傳統的意義更加深入。可是我想請大家注意，十年後，1958 年，陳世驥老師回到臺大進行了四場演講，他說了什麼？他說：「離國十多年，我有突然回鄉見到自己子弟的那種心情」，這是非常尋常的一句話，可是一點都不尋常啊！因為 1948 年他發表〈文賦〉英譯的時候，他甚至動念要回北京大學，後來因受到勸止所以留在美國，十年之間這個心情完全不一樣。所以我想討論的是，這種心情上的轉變如何影響後來抒情傳統的提出呢？

我們都知道陳先生一直強調一種祖傳的抒情本色，好像中國的文學就是抒情的，可是這絕對不是文體上的抒情詩，普實克也談抒情詩，可是這完全誤解了「抒情傳統」在中國的意義。陳世驥老師在 1953 年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跨文化專輯中，寫了〈中國文學的文化要義〉一文，他說中國文學之所以沒有史詩和悲劇，是因為中國人罕見歌頌戰爭、血腥、爭奪的作品。傳統所謂中國，應該理解為一個文明的整體，而不是確切意義上政治實體的國家或民族，在這篇文章中他就藉由一個「文明整體」來抵抗所謂民族國家的權力擴張。

我們不要忘了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徐復觀



先生，他與陳先生可以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對於文化與國家的離合不可能只有陳世驥先生有感，徐復觀先生也非常有感。同樣是 1958 年，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年也是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先生共同提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談到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前途，同時反省到中國傳統所講究的「氣節」與五四講究的「民族」，竟然是無力解決困難且否定自己的文化。這當中絕對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陳世驥、高友工、徐復觀遠走海外後只能遙想古典中國而已，他們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同時，又有了實踐的意圖與理念，這才是對應與重新反省現實的「抒情」。

二十世紀後半葉，當陳世驥、徐復觀，他們審慎的重估傳統文化價值的時候，並非只是追慕遙想，而是同時也重新評估「國家」、「民族」、「神權」、「戰爭」等跨國界的現代性議題。楊牧作為陳與徐非常重要的弟子，他不可能無動於衷，他怎麼可能沒有考慮到如何進行跨越國族的文化論述與詮釋。1970 年楊牧與林衡哲合編新潮叢書時，第一本就是劉述先先生的《文化哲學的試探》，書中就提及文化不只是某一大國的文化，而是多樣化

且互相成全的。在楊牧所撰寫的叢書弁言中提及：「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

1971年1月陳世驥寄給楊牧的信中，談到他為新潮叢書之六《夏濟安選集》所寫的七千字序文，序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楊牧前面所講文化新潮的意思，而且他特別讚許夏濟安在遭遇空前危難的自由中國土地（即臺灣）上，努力建設文化撞擊後的文明新局。夏濟安說清末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非常密切，五四以來的特色便是折衷與混雜；所以我們當前討論文學不能拘束於「民族特色」，必須開放為「世界標準」。陳世驥、徐復觀、夏濟安都是一生的知交，當他們流亡海外時，這些種種情思，絕對不是溫柔的、無力的、徒勞的，而是同時具有文學、文化與政治現實相互頡頏的力動。

這一代人的「學與思」為1950年代的臺灣的詩學與思想，開啟與世界文化交接的可能性。我們今天朗朗上口的「人文精神的躍動」、「憂患意識」、「抒情傳統」抑或是楊牧的「文化新潮」，都是兩岸分治後曾經如此為臺灣與世界設想的新文明，這是我所知道的抒情傳統。

剛剛陳老師談到他「如何」進入抒情傳統的研究，我最想問的是「為何」要研究抒情傳統？如果歷史重要的關鍵點有這些先生投入抒情傳統的建構，那我們應該自問我們在甚麼關鍵點投入？我知道陳老師其實在《抒情中國論》之前，寫了《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香港的抒情史》，主編《香港文學

大系》十二卷，我最想問的是為何研究抒情傳統？而且為何從香港開始？

蔡瑜教授：

非常榮幸有機會參加此次精讀會，剛才從國球老師的介紹與毓瑜老師的對話，替我們鋪陳了一個益發清楚的現當代抒情傳統情境，我的發言想轉一個方向，回到抒情傳統論建構的核心就教國球老師。國球老師在書中把抒情傳統論的發展脈絡化，告訴我們每篇論文的發表時間序列，論者以何種視角藉由何種理論與自己所主張的抒情傳統論做對接，其中有許多細膩的鋪陳。

如國球老師所說，他有很重要的關懷，就傳統來說即是知人論世的考索工夫，讓我們了解到理論建構時的現實處境與心理因素。以下我就陳世驥與高友工各自開展抒情傳統的研究進路與方法論的異同做一個比較。雖然兩位先生有同樣的關懷，但他們的理論工具與方法步驟有相當大的差異，可說是各有取徑。以陳世驥來說，本書用兩個章節，其一談他的早期文學論，其二是異域文學之光，談他如何讀魯迅與波蘭文學，這兩個部分都是以現代文學與西方的對話為主。但就我的觀察，陳世驥切入中國抒情傳統的方法，大體從比較文學的視野出發，強調詩歌的形式結構，及在內容或意向上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和自抒胸臆。此外，陳世驥還具有比較字源學的視野，他的重要著作透過這個方法，對「詩」、「興」、「時」這些字做探源的工作，把這些字在中國傳統的原始意義與現代語意及西方觀念進行對照，這都隱含著他論證中國抒情傳統的理路，因此在一開始就具有文化史的視域，而且是極為根源性的。

這與高友工先生先建立「抒情美典」的內部建構，再尋求與傳統的連接，就先後步驟來說是相當不同的。

字源學在意義探究上具有非常扎實的根基，讓我們了解詞義與觀念的演變，不會用今義範限古義，甚至能在這種中西對照中顯示出文化的差異。陳世驤先生的研究方法，對論證中國的抒情性是極好的示範。他從「興」與「時」分析《詩經》與《楚辭》的抒情性，透過形式結構與自我關涉的方式展開論述，具現出兩書十分不同的抒情樣式。陳世驤的比較字源學方法讓我很想問一個問題：因為感到有點遺憾，陳世驤他沒有對 Lyric 跟抒情這個詞做類似的探源。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有一個對照性的，譬如說我們用自然對譯 Nature，目前的學界已經處理得相當清楚了，越對照兩者越會發現其中的不一樣，但也因此凸顯了各自的特色。在國球先生《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的〈導論〉當中，可以看到作者把抒情在傳統中的運用做了一次檢索，證明「抒情」在傳統中的使用是相當多的。由此基礎出發，我們期望除了字義的解釋或許也可以有字源的追究，因為在抒情傳統中，既有「情」為何物的大哉問，也有如何「抒」情的問題，不論是宣洩、抒發都牽涉如何表達的問題。

作為與陳世驤的一個對照，因為高友工的文章比較難讀，國球先生在本書對高友工有著更為詳細的整理及說明。光是從理論工具來說，高友工用到了大量的「分析哲學」與「分析美學」。所以同樣是開展抒情傳統，透過不同的理論可以有不同的結果出來，這裡我先不談那麼大的哲學問題，我想要談另外一個分析工具的問題，就是高友工跟梅祖麟兩位先生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展開了對唐



代律詩絕句中的句法、措辭、意義等等的分析，這項近乎實驗的操練方式，後來梅先生宣佈放棄了，畢竟工具的使用在此是為了開啟「抒情性」，必須與目的緊密結合。高友工則繼續開展他的抒情美典，他後來寫了〈中國語言文字對詩歌的影響〉，帶入了一個重要的核心，也就是帶入漢字的因素，意識到中國詩歌的特質離不開「漢字思維」，如此才不會受制於西方的語音中心主義，更能談出中國抒情詩的美典。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已經跟抒情傳統剛剛建構的那個時代有一段時間距離了，因此可以有一些後設的反省。我們可能錯過了一些機緣，但是也會擁有一個調整後的位置，重新來看待或是思考如何接續這樣的一個論述。

蔡英俊教授：

從剛剛討論的問題，說明了陳世驤跟高友工在研究問題上不同的進路。字源學研究在陳世驤介紹進來以後，成為中文學門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反省。在談論藝術的問題底下，工具性本身要如何去談，高友工對《秋興八首》其實處理不只是語言的問題，包括他把《秋興八首》第八首當作是另外的反復，這個是非常有 insight 的視野。兩位都對於國球老師在這本書裡面所做的論述提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國球做回應。

陳國球教授回應：

非常謝謝兩位教授對這本書裡面牽涉到的問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方面是資料以至論說的補充，另一方面是更深刻揭示其語境脈絡。因為時間有限我只能做最簡單的回應。先是鄭毓瑜教授的提點。本書論述的出發點也在於語境的把握——抒情傳統論者跟這個世界的關係，個人的生命歷程、個人與時代歷史的相遇等等。我認為抒情傳統論不純粹是知識的鋪陳展現，當中的知識追尋背後，自有其深邃的生命探索；各篇學術文章紙背後就是「有情」的靈魂。這是在研究這些抒情論者時的發現，而我也往往被他們打動。我覺得這一份關懷其實是我們人文學科研究最有興味和意義的環節。作為大學的文學老師以及研究者，我們有責任傳授知識、生產知識；以相關的知識，去述說及解釋中國、臺灣，以至香港的文化與文學歷史過程，這是知識或者技術層面的貢獻。當然我們也應該提問，問為什麼如此這般解說、究竟這些解說有何意義？所以鄭教授最後的提問其實也就是我對自己的提問。我們還要問這些歷史關懷的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意義。我們努力保存歷史，保存記憶；但也要思考記憶帶來的意義。

蔡老師提出很多有關陳世驥和高友工的

治學工具和方法的問題，我覺得是非常精彩的觀察，補充了我的不足，對我的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她點到一個我在方法論上的要害，就是：關於論述的相關意圖是否可以確證？意圖論是最難判定的，但我卻最希望查考以至剖析這些學術文章背後的因緣，我很想偵測這些文章與他們生命歷程的遭際之關聯。這些部分通常不會在學術文章中展示，我在本書中只能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也盼望將來有更多的材料出現時可以證明或否證我的看法。無論是對或錯，我覺得這些探測都有可能開拓更大的詮釋空間。

蔡英俊教授：

國球這一本著作所引發的問題其實非常複雜，前面兩位也做了提問，這些提問我們後續也許還可以再繼續開展。接下來進入第二階段的報告跟回應。這一個階段有兩位，一個是棟樑、一個是英傑，剛好是對於抒情傳統延續底下兩個重要的端點，那我們現在先把時間交給棟樑。

廖棟樑教授：

前面我們聽到了包括國球、鄭毓瑜、蔡瑜老師們針對這本書裡面一些作品的討論與詮釋。我想回頭作為一個導讀者來導讀這本書的內容及特色，進而從背後觀察陳國球寫作《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書的動機。檢視國球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五個領域：其一其二是早期詩論研究中的一些議題，在這個基礎逐漸形成他往下的主要研究：文學史學、抒情傳統跟香港文學，這三方面的研究，是同步且時而交互的進行。

活動紀實



其中重要之處有二個方面：一是關於「中國文學史學」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一書，裡面他探討了有關中國文學史，而且從後設的角度進行研究。其二，他開始關注了有關抒情傳統的這一個部分，在《抒情之現代性》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擴大抒情傳統而且通過導論的方式進而闡釋。結合這兩個方面，本書名為《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是文學史書寫的情態與脈絡，「抒情傳統論」則是從與王德威合編或者從自己所寫的抒情傳統脈絡而來。研究其學術脈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學術研究者除了有他現實的關懷以外，也有他學術一貫的脈絡性。

本書有三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特色：其一他的兩個關鍵詞「抒情」與「文學史」，在抒情的部分陳國球大體上從陳世驥、高友工跟捷克的普實克這三個人物來談。這三個人物的立場不太一樣，但是他們對抒情的推進其實是有志一同的，他們也都共同的關注「抒情」對整個中國文學的形塑以及創造的力量。第二個部分談到文學史，其中獨特之處在於陳國球寫了三本一直被責備的、另類的、異類的文學史，那就是林庚的中國文學史、胡蘭成與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在文學史

兩個脈絡下他藉兩組共六個人的討論，以個案為中心帶出「論」，以「論」帶出「史」。他在此藉著抒情來貫穿這兩個論題，試圖想要解決與探究的是：抒情的話語如何能夠與文學史對話？抒情是否可以後設為一種表述文學史的形式呢？或者是一種寫法呢？在此情境底下國球通過了抒情的這一個角度，前半段他談的是有關抒情的論述，後半段談的是文學史作為抒情與寫作的一個文學史，這樣的一個文學史能不能也表現出一種所謂的抒情？若以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來說，本書顯然就要呈現出抒情的面面觀，而且這個面面觀極度的擴大到各種領域。

下面進一步來談本書中三個重要的議題：其一是中國傳統抒情的論述，這個部分主要呈現在導論針對「抒情」進行檢討的部分；其二，我一直覺得這本書最精彩或者最感人的地方是通過了所謂歷史的語境，在脈絡化的底下來說明這些抒情論述者撰寫的背景。那麼第三個當然還要談的就是文學史的抒情，也就是文學史書寫的抒情化的問題。他告訴我們中國文學不僅存在著抒情的傳統，而且中國古代的文論也同樣存在著抒情的論述與抒情詩學。抒情並非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情緒、情感，而是具有一種感受力、具有一種響應力與「情動力」。

我覺得他最精彩的貫串在於循著歷史的語境來探討人物，「語境」作為一個包括文本跟事件，同時又跟文本跟事件發生交流的場域，國球從語境的脈絡來談這六個人。陳國球的論文一向文不離史，尤其他特別關心每一個論述所產生的歷史語境，而且是深有體會的。作者知人論世，在學者的生活史、學術取向跟時代風雲的互動中，所呈露的個人生命行止中，孜孜以求尋繹抒情傳統論述的出

現跟發展的因由。下面我以兩個人物作為例子：其一是陳世驥，國球對陳世驥的考察並非只談陳世驥發表的中國書評，而是他把陳世驥的這一步往前推到所謂的抒情傳統論以前的部分。

除此之外，這本書用一個章節來談論陳世驥翻譯〈文賦〉的部分，使得我們想到了關於「翻譯」的問題，顯然翻譯就不再僅僅是我們了解的一種技術的操作，也不再只是一個跨語境的問題。翻譯在這個地方對於國球或陳世驥來講是個體生命的寄託跟安撫，所以翻譯其實就是抒情的一種表現方式，在國球的書裡面就特別提到對於「抒情來世」的期待。

高友工也是一樣，在談高友工的時候，他更精彩的地方就是特別提到高而公，他提到抒情如何通過感情超越不同的政治立場，不斷地談到高而公作為一個「不在場的在場」之意義。他又捻出「美典」一詞，美典是超越個人的，剛剛蔡瑜提到文章可能會出現意圖論的問題，其實如果各位去檢視國球的書裡面其實用了包括「臆解」、「臆想」、「感會」與「知音」等語詞，顯然他明白意圖論的危險，不過他仍然認為這是可以研究的，這與錢穆對魏晉南北朝「微窺可以知道」的研究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談到文學史的抒情，對於被朱自清與王瑤等人批評的林庚《中國文學史》，陳國球認為林庚的這一本書裡面顯然表現出一種個人寄託與情感；對於胡蘭成，本書又捻出「風景」一詞，風景與歷史之外他特別提到「文學襖襪」以洗禮、清潔術這一個字眼來表達，也讓我們看到抒情在某一個角度，也可能是偽抒情、偽裝的，帶到抒情更複雜的一些問題。

司馬長風的這一本書，他特別的提到異地環境裡提倡「唯情」與「白話文抒情」的意義。其中涉及到抒情跟歷史，或者文學史如何書寫的問題，尤其在今天學科的體制底下尤為重要。

陳英傑教授：

書名可能是作者所親定最精簡濃縮的「摘要」，當中可能蘊含的密碼，值得細細品味。書名中的「抒情傳統論」、「中國文學史」，其實指向同一個標的，那就是文學的「過去」，或說是過去遺存至今而可被人稱述、記述和賦予價值的某種現象，也可直接稱之為「傳統」。以本書的內容旨趣而言，「抒情」就是這一中國文學傳統中最重要精神，一方面既存於第一序的文學史現象，另一方面也構成書中所述當代陳世驥、高友工、林庚、胡蘭成、普實克、司馬長風的文學史論述和研究。故簡言之，《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書關注的議題核心，乃是如何理解中國文學的「過去」、「傳統」。我在這裡刻意採取一種化約式的說法，希望指出「抒情傳統論」、「中國文學史」二詞共通的關懷，更是為了凸顯出：這種所謂共通的關懷，在國球老師大作的命名上，何嘗不是刻意「一分為二」，並且透過一個「與」字串連起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命名的方式，其實透露出國球老師創題的歷程。我們不妨先從他的另一本書《抒情中國論》談起。

2013年出版的《抒情中國論》，乃是國球老師關於中國抒情傳統論研究的第一次集結。該書自序提及國球老師2004年來臺參加「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研習營」的經驗，同時也明確談到他對「抒情傳統論」的研究，乃

是延續「中國文學史論述」的「順流而下」的學術課題。請注意：這篇序文已串連「抒情傳統論」、「中國文學史」，當可視為此次新書命名的前身。

回到 2004 年參加「抒情傳統研習營」的時代，國球老師幾部重要著作皆涉「文學史」，同一年稍早出版的《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無疑是文學史系列研究的集成定鼎之作。往前追溯，1997 年與王宏志、陳清僑合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1992 至 1996 年間與陳平原合編《文學史》、1993 年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可見「文學史」正是國球教授長期推敲磨礪的領域。因此，2004 年研習營裡他所以感到抒情傳統論的「息息相關」，能「順流而下」探討之，可謂是從「中國文學史」的既有思維角度去看待「抒情傳統論」。再到了十餘年後這次的新書中，「抒情傳統論」、「中國文學史」便不只是一個「與」字分隔的並列結構而已，可被視為：以「中國文學史」作為理解「抒情傳統論」的一個視角、視野。基於這個意義，「中國文學史」不該限指林庚、司馬長風的著作，而是涵括陳世驥、高友工等人所認取中國文學歷史上的某一特質、現象，要之可歸結而名之為「抒情」。所以，「抒情傳統論」、「中國文學史」不應各自單純歸屬於某一篇章，乃是二元融通為一，瀰漫全書。

關於《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我們尚可注意的是：

第一，此書部分章節曾經收入國球老師所編著的其他專書，現經整理、修訂、匯集而為一帙，其學術意義正在於「顯題化」，也就是凸顯近代學人對中國文學傳統精神的把握，乃可歸結為「抒情」。



第二，就篇章結構安排而言，此書並非依照各篇原本撰寫、發表年代或所論諸人活動年代排序，而是經過國球老師的「重新排序」。那麼，重新排序的理路如何？我以為是先述「理論建構者」（陳、高），令抒情傳統論的議題彰顯出來，再述此一相關理論或認知在文學史著作或論述中的敘事、議論、回響，所述人物由中國本土（林、胡）、到歐美（普、夏）、最後回到故鄉香港（司馬）。循此脈絡觀之，未嘗不能說是層次井然，同時也顯示所關懷的議題何止限於一時一地；這是原本零散發表之文章所難取得的效果。

第三，為彰顯此書內容旨趣的新意，可與早年出版的《抒情中國論》作一比較。《抒情中國論》大抵依人物年代兼及學術意義排列章節，所展示的抒情傳統論圖像較為寬廣，近於學術史的書寫性質。相比之下，《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書旨趣，明顯並不在如前書之完整勾勒「抒情傳統論」的前世今生，最精彩的是，國球老師並非只是著意於清晰梳理那些人物的學術思理，而是探討此一學術思理背後的時代關懷、人生抉擇、歷

活動紀實

史境遇，這是賦學術以生命。他能洞悉學術文字中的靈魂和血肉，呈現栩栩如生的陳世驥、高友工；普實克和夏志清的論爭，義憤填膺的爭辯和協商，亦是讀其文想見其人。《抒情中國論》重在貞定諸人在抒情傳統論史上的見解和定位，《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雖層次井然卻未必關心集體性的史跡承傳，而更是著墨於諸人個體性之生命意識。

因此，在《抒情中國論》對照之下，或許我們不該把這次新書《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依舊視為「抒情傳統論研究」。某些篇章誠然有此成分，但就全書宏旨而言之，國球老師之所重者，未必在於梳理諸人的抒情傳統論，事實上諸人是否都曾提出所謂抒情傳統論也大有疑義。其所重者，當在梳理諸人的理論學說建構也好、文學史著作也好、喃喃自語或激烈交鋒的各種情境中，對中國文學歷史傳統中抒情精神的領受，進一步觀照此一抒情精神在各自生命情調裡所體現的

關鍵意義。因此，「抒情」怎麼會是一種骸骨迷戀？當抒情被稱為「傳統」，它就是鮮活的當下！

陳國球教授回應：

主席給我三分鐘的時間作整體回應，我就用最簡單的話語來表意：我還是要感謝諸位給我的許多提示，提出對本書的意向以及相關涉的種種問題。這本書是我到了臺灣之後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剛剛經過英傑兄的重新檢視剖析，他已經看到了這本書其實是我多年來思考的累積。我深信人文學科研究必須包括不斷的自我反省，不斷的在自己的研究過程裡面去探求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因為懂反省我相信是人文學科發展到今天所揭出的最重要的法則與精神。我非常感謝諸位給我的提示，我往後也會繼續努力去反省，尋求改進、企盼有所提升。謝謝大家！



臺灣中文學會書訊： 《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

◎陳益源、阮秋賢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河內國家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一、《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主編序

在數位化轉型的社會裡，數位化元素強勢滲透到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形成了 21 世紀人類社會的重大變革。這種全新的社會及時代背景對文化文學體系以及文化文學研究活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數位文化和數位文學的誕生為傳統形式存在的文化文學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使得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與傳統文學體系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邊緣化。如果不進行適當的轉型，社會核心的文化文學價值觀念就不得不讓位給各種帶有娛樂色彩的大眾文化文學思潮，這就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未來的文化發展。

在討論關於數位化時代背景下文化和文學課題時，人們所思考的更多是數位技術對人文社科領域中文化文學創作、傳播、研究等活動的有效助益。然而，在我們看來，在數位化時代與文化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當中，最值得我們探討的卻是文化文學的創造、傳播、研究等活動如何適應這個全新的時代環境？數位化時代為文化文學研究所提供的是挑戰還是機遇？

基於上述的思考，「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23 年 4 月在越南河內舉辦，其目的正是為了尋找實踐性

的答案。本次研討會由臺灣中文學會和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共同舉辦。參加研討會的學者陣容包括來自臺灣九個高校及研究院的 21 位學者以及越南全國來自於七個重要高校及中央研究單位的 22 位學者。現在呈現於讀者面前的這一本《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論文集，就是本次研討會的重要學術成果。

從研討會的討論內容來看，首先，中越文化文學的傳統性主題仍然是雙方許多學者的共同關注。雖然是處於數位化的時代，但傳統文化與文學始終受到學者們的重視。這一類論文的特點，是學者們非常注重對文獻資料的深入考察、探討，從中獲得更多的新知識。由此可知，數位化時代的文化文學研究還是必須重視基礎性研究，這樣才能為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文學體系提供深厚的發展力量。

其次，不少學者也特別注重探討與數位化社會背景有密切相關的若干研究課題，如傳統方式的文化文學如何在數位化時代裡適應與生存，數位化時代直接產物的大眾文化文學現象如何在發展等。這一類研究讓我們看到了臺灣、中國和越南不同社會裡當代文化文學豐富而活躍的發展面貌，也體現了當代社會人類的文化心態。

此外，還有一類研究可以視為傳統與現代文化文學之間的橋樑，又是臺灣、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法國等不同文化空間的连接。從中我們看出文化文學就像一條溪流過不同時空、不同地方，而學者們就以不同的立足點、不同的視角去觀察與探討。

根據臺越雙方學者們圍繞數位化時代背景下中越文化與文學這一大主題的關注與討論，《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在內容上，既有從內部研究到傳播交流的中越文化與文學，也有數位化時代影響下的中越文化與文學。本論文集充分體現了臺灣和越南在文化文學研究領域中為雙方學術界促進密切溝通的一次努力，並且也體現了雙方學術界相當敏銳的選擇了具備現代性視角來深入探討文化文學這麼傳統性的主題。

現在，我們很高興終於實踐了這本論文集在臺灣出版中文版、在河內出版越文版的想法。從研討會的籌備、召開，到這個想法的落實，我們都要特別感謝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黃英俊校長，以及許許多多越南師友和臺灣中文學會理監事們的鼎力支持。我們相信這本既重視傳統課題又關注現代課題的論文集在臺灣、越南的同步出版，必有助於往後臺灣與越南之間文化文學研究密切合作的繼續向前推動。

二、《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目次

主題演講

越中網路文學交流一瞥 / 陳慶成

越南與臺灣之間文學翻譯、文化研究的合作之道——關於《越南文學史略》、《貢草園集》的出版建議 / 陳益源

學術論文

多義性與漢語的思想方法 / 林永勝

歐陽脩墓誌銘的女性書寫 / 王基倫

由「靜」致「虛」：蔡清《四書蒙引》「心體」論考察 / 陳逢源

馬來海域與華夷交會：王大海《海島逸誌》及其風土觀 / 高嘉謙

中世紀越南漢字詩選：數位化時代背景下資料的保存和使用趨向 / 范雲容

越南西山朝後碑文內容中的信仰與風俗 / 黎文強

論阮德達《南山叢話》之〈學問〉一篇 / 阮福安

易學與越南命名文化：從傳統到當代的視角 / 裴伯鈞

《翹傳》中譯本之詩體問題 / 阮青延

日治時期臺灣的土地文學敘事 / 許俊雅

湘浦現象與 20 世紀初越南文學中的女性聲音 / 杜秋賢

通古開新：吳興華詩學初論 / 陳國球

「故」事如何新編？——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家的當代關懷與美學技藝 / 梅家玲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文學的轉變——以余華的作品為例 / 阮氏懷秋

文學如何在數位化時代裡生存？——從越南視角看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實踐 / 阮秋賢

飲食與旅行——尹玲詩中的歐亞文化書寫 / 洪淑苓

臺灣當代數位詩與數位藝術互動創作論 / 須文蔚

重審中國學者對葉石濤「臺獨文學」的觀點 / 阮氏梅箏

臺港日作家跨界聯手創作之協同寫作小說典範——《筴：怪談競演奇物語》 / 丁黎明通

《YCT 標準教程》中國文化因素的輸入情況、

相關訊息

教學困境及教學策略 / 阮氏玉華
中國大眾文化產品中的理想男型在越南——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的轉變 / 阮芳蓮
工業 4.0 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活動——訪問
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時的一些思考 / 黎

時賓
附錄
「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側記 / 黃聖松、黃羽璿



《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封面

臺灣中文學會年會： 「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益源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

一、「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緣起

自 2012 年 10 月 5 日，受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首度舉辦「周懋琦與祀典興濟宮學術研討會」，之後雙方每年合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依序有「祀典興濟宮暨保生大帝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觀音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虎爺暨動物神祇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寺廟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世界保生大帝信仰學術研討會」、「亞洲觀音與女神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寺廟之美國際學術研討會」、「籤詩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觀音及其合祀神祇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地點除了臺南之外，也曾延伸到金門、漳州和越南河內等地。

為了延續大學與寺廟的學術合作，並配合臺灣中文學會年會暨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的召開，今年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與成功大學連續第十二年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文學、思想與宗教」為主題，訂於 2023 年 11 月 18-19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隆重召開。本次研討會除了向國內學界公開徵稿之外，同時也廣邀韓國、中國大陸、緬甸、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學者共襄盛舉。

2023 年「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內容，從東漢末年牟子〈理惑論〉、北魏曇靖《提謂經》、慧皎《高僧傳》、劉宋居士孟顛、唐代韓愈、唐宋時期《關尹子》、宋代高僧宗蹟、元代道士苗善時《玄教大公案》、明人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明代奇書《西遊記》、晚清小說《年大將軍平西傳》等典籍、人物與學說，直至民國初年救世團體，都將進行深入的探討，涉及儒教、佛教、道教乃至回教、天主教、一貫道等文學、思想與宗教議題，此外還包括臺灣寺廟碑記、名士網絡關係、陣頭民藝的史料爬梳，以及臺灣現代文學作家隱匿、林曙光宗教情懷書寫的分析，而且又擴及到韓國關帝信仰、緬甸華人廟宇、馬來西亞觀音信仰、越南秘密宗教、越南佛教報刊，以及以色列支派安營、澳門慈幼印書館所印義大利小說家梅安尼翻譯作品等多國度、多面向的寬廣研究。

我們相信，這些內容豐富且觀點新穎的精彩論文的發表，既皆合乎「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主旨，且都有助於再次呼籲社會各界重視寺廟的文資保存，繼續提升臺灣寺廟經營理念，以發揮其對社會更大的正向影響與貢獻，達到「寺廟與大學合作」的重要目的。



相關訊息

二、「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議程表 I (暫定)

◆時間：2023 年 11 月 18 日 (六)				
◆場地 A：成大中文系三樓視聽教室				
報 到 (8:30—9:00)				
開幕式	主持人	貴賓致詞： 沈孟儒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9:00 9:30	黃 侯 聖 明 松 福	蔡群立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吳福春 (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董事長) 陳益源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		
主題演講	主持人	林明德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主講人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院士)		
9:30 10:20	講 題	謫凡與過關：《西遊記》中的「酒色財氣」		
茶敘 (10:20—10:40)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A1 場 10:40 12:00	陳家煌 (成功大學)	柯榮三 (雲林科技大學)	芳名與佛，同垂不朽——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清領至日治時期碑記人名鋪號考略	侯明福 (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高佩英 (廣東韶關學院)	初探臺灣南部地區的蜈蚣陣——百足真人	林茂賢 (臺中教育大學)
午餐 (12:00—13:20)				
A2 場 13:20 15:20	陳國球 (清華大學)	鍾雲鶯 (元智大學)	當代一貫道「道不是教」之教義論述	黃聖松 (成功大學)
		杜 溫 (緬甸獨立研究者)	緬甸華裔重塑華族文化的現狀——以緬南帕安建德分社為分析個案	黃文車 (屏東大學)
		林德順、李珮玲 (馬來亞大學)	吉隆坡威鎮宮觀音寺的佛教化研究	高嘉謙 (臺灣大學)
茶敘 (15:20—15:40)				
A3 場 15:40 	陳昌明 (成功大學)	范俊銘 (臺灣師範大學)	宗教的安營觀：五營信仰與以色列支派安營的對比	簡齊儒 (臺東大學)



相關訊息

17:00		李淑如 (成功大學)	清代臺南寺廟與名士網絡關係研究 ——以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為例	林登順 (臺南大學)
-------	--	---------------	-----------------------------------	---------------

議程表 II (暫定)

<p>◆時間：2023年11月18日(六) ◆場地B：成大中文系二樓21201教室</p>				
茶敘(10:20—10:40)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特約討論人
B1場 10:40 12:00	林啟屏 (政治大學)	杜忠全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為〈理惑論〉研究重新安置一個新視角：〈理惑論〉與越南早期佛教之可能銜接初探	裴光雄 (高雄大學)
		王翠玲 (成功大學)	劉宋居士孟顛	梁淑媛 (臺北市立大學)
午餐(12:00—13:20)				
B2場 13:20 15:20	吳冠宏 (東華大學)	黃武智 (廣西百色學院)	傅世本《關尹子》「生命元素論」對莊子思想之汲取及發展析論	黃羽璿 (中山大學)
		林永勝 (臺灣大學)	三教交涉視野中的無情有性說	簡光明 (屏東大學)
		蘇韋菱 (中正大學)	論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的宇宙觀	吳智雄 (臺灣海洋大學)
茶敘(15:20—15:40)				
B3場 15:40 17:00	劉苑如 (中央研究院)	吳宏毅 (輔仁大學)	苗善時道教易學思想初探	楊自平 (中央大學)
		阮清風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	「知末劫、行救劫」：越南南方民間宗教對於五公王佛信仰的吸納現象	阮福安 (政治大學)



議程表 III (暫定)

◆時間：2023 年 11 月 19 日 (日)				
◆場地 C：文學院學術演講廳(成大中文系館一樓)				
報 到 (8:00—8:30)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C1 場 8:30 10:30	楊儒賓 (清華大學)	紀志昌 (中山大學)	《提謂經》「五戒」信仰與傳統「五行」思想交涉下的身體觀	嚴瑋泓 (成功大學)
		江伊薇 (成功大學)	論《高僧傳》中數術應用與思想意蘊	劉德明 (中央大學)
		王基倫 (臺灣師範大學)	韓愈道統說緣自於佛學？——陳寅恪以來諸賢達之說的再檢驗	涂艷秋 (政治大學)
茶敘 (10:30—10:50)				
C2 場 10:50 12:10	陳逢源 (政治大學)	黎秉一 (政治大學)	以儒為本，五教合一：民初救世團體的宗教綜攝、文明論述及「儒教」的再定位	周志煌 (政治大學)
		朴現圭 (韓國順天鄉大學)	韓國最早建立的南關王廟考：1598 年至 1600 年	謝明勳 (中正大學)
午餐 (12:10—13:20)				
主題演講 (二)	主持人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主講人	王三慶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13:20 14:10	講題	一個學術史個案的過去與未來——以禪淨大師慈覺宗蹟研究為例		
綜合座談	主持人	與談貴賓		
14:10 15:10	曾守仁 (暨南國際大學)	曾守正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須文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楊自平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陳茂仁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賴錫三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吳冠宏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茶敘 (15:10—15:30)				

相關訊息

年會	主持人	臺灣中文學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5:30 16:30	陳益源 理事長	含「四賢博士論文獎」贈獎儀式
閉幕式	主持人	出席貴賓
16:30 17:00	黃侯 聖明 松福	蘇慧貞（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蔡群立（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吳福春（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董事長） 陳益源（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

議程表 IV（暫定）

<p>◆時間：2023年11月19日（日）</p> <p>◆場地D：成大中文系一樓會議室</p>				
報到（8:00—8:30）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特約討論人
D1場 8:30 10:30	梅家玲 （臺灣大學）	阮長生 （成功大學）	二十世紀初越南佛教報刊上關於女性問題的討論	許俊雅 （臺灣師範大學）
		吳佳鴻 （臺灣大學）	西教、奇器、洋法術：《年大將軍平西傳》的西北敘事	曾守仁 （暨南國際大學）
		羅景文 （中山大學）	時光掠影下的靈力變遷與消逝：以高雄文史作家林曙光對陰廟的記錄為討論核心	彭衍綸 （東華大學）
茶敘（10:30—10:50）				
D2場 10:50 12:10	曾守正 （政治大學）	須文蔚 （臺灣師範大學） 蘇婷 （臺灣大學） 莊丞志 （臺灣大學）	慈幼印書館發行梅安尼青少年小說之研究	王鈺婷 （清華大學）
		洪淑苓 （臺灣大學）	「菩薩」的挪用：隱匿詩作中的現實關懷與生命書寫	林秀蓉 （屏東大學）
午餐（12:10—13:20）				



文學、思想

2023
11/18-19

與宗教

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9 15:30 臺灣中文學會會員大會
11/20 10:30 祀典興濟宮錫器展開幕

會議日期：11月18日上午九時—11月19日下午五時
會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臺灣中文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臺灣中文學會聲明

針對媒體報導世新大學中文系於 114 年停招一事，臺灣中文學會聲明如下：

1. 有鑑於臺灣少子女化及時代產業變革，關於未來人才培育，每一所大學都在審慎因應當中。不過，任何科系的調整變動，皆應在充分溝通並尊重師生意願下進行，系所一旦減招、停招，更應該保障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工作權益。世新校方與中文系師生仍應保有暢通管道，主管機關教育部除確保師生聲音被聽見與重視之外，我們更期待能從政策面著手，面對近幾年人文學科發展失衡的危機。

2. 語言文字承載歷史記憶，形構主體的深度，使人類不以扁平方式存在；語言文字也是思考、創造、表達的工具，是各學科的交集與基底，語言的邊界，就是思考的邊界，可不慎哉！人文底蘊不僅止於畫龍點睛，其實往往形構事物的內在紋理與本質，並非無用，而是難以覺察，實為大用。作為高等教育之所，大學永遠應該追問價值之所以然；厚植人文，絕對是最好的人才投資，有理想之堅持，亦為大學社會責任所在。

3. 中文系在語文教育及專業領域面對時代挑戰，一向與時俱進，積極面對。中文系不能也不會自外於整個臺灣社會，臺灣大一國文或相關課程的調整與創新，已具備從工具到應用，思辨至創造的整體提昇，不僅令華人地區驚艷，亦足以令世界刮目。學術上，我們有屬於臺灣本土的抒情論述，從古典到現代，讓經典常新；揉合時代空氣，也有心學、理學、氣論，乃至嶄新的理論樹立；語言、文字之學的窮究鑽研，更帶領人們建構過去，想像未來。語文本質多變靈活，最是時代風氣之探針，內在的自我反思與精進，正是中文系的本質所在。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這一代人文學者的優勢，臺灣的自由、開放更是傲視華文地區，以之連結國外漢學，讓人文思想在旅行中獲得更多的思辨火花，更使得臺灣的中文系開創出學術與實務的新局。文，無處不在，文之大用亦與人類相終始；努力沒有最多，只有更多，期盼各界持續關懷世新中文，並與中文學界共同努力！

編後語

◎秘書處

金風漸送，捎來晚秋的氣息濃厚，又是豐收的一季！本期「會務報導」收錄三場會議紀實，包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與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重點有二：一者，確認「四賢博士論文獎」之外審結果；二者，針對 113 年度之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表草案展開正式討論。

本期「活動紀實」為學會主辦的第 43、44 場新書精讀會。第 43 場為杜佳倫教授的《閩東方言音變現象的共時與歷時研究》，杜教授長期關注閩語歷史層次、詞源探究、閩東方言音韻等議題，故本書堪稱其近年的學術成果總結。學會本次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院士擔任主持人，討論人則分別為日本愛媛大學的秋谷裕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郭必之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的陳筱琪教授，以及目前擔任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理事長的吳瑞文教授。陣容既跨國際又跨學會，顯示「新書精讀計畫」之辦理有成，日漸為學人所重。且除了學會安排之討論人外，清華大學陳淑娟教授、成功大學李惠琦教授與高雄師範大學吳中杰教授亦特別赴會與談。全場討論深入、內容精實，紀錄人王品程同學足足整理出三萬餘字的會議發言稿，可供未暇與會者還原現場、想見盛況。

第 44 場為陳國球教授的《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陳教授為我國「玉山學者」，同時亦擔任學會理事。本書係其離港赴臺任教後的第一部著作，全書聚焦於陳世驥與高友

工如何開展抒情傳統論述，既而觀察普實克所論中國文學的抒情精神，同時比較參照林庚、胡蘭、司馬長風等人的文學史書寫，用以昭顯文學與文化境域間之情、文關係。本場邀請清華大學蔡英俊教授擔任主持人，討論人則為中央研究院鄭毓瑜院士、臺灣大學蔡瑜教授、政治大學廖棟樑教授、政治大學陳英傑教授。鄭院士身兼本會理事，本次特別代表出席討論。此外，本場精讀會由學會與國科會合辦，安排在 2023 國科會人文處文學一學門「氣論與抒情的交織對話」研習營中登場，規模盛大、與會者眾，展現了學會辦理「新書精讀計畫」之多元討論模式。

本期「相關訊息」公告，經陳益源理事長費心奔走，學會即將首次出版會後論文集專書——《數位化時代的中越文化與文學》，集結本會於 2023 年 4 月 1-2 日在越南召開之同名會議論文，以饗學界！此外，針對媒體報導世新大學中文系於 114 年停招一事，學會也發佈了一份聲明。最後，再次提醒會員師友，學會將於 2023 年 11 月 18-19 日於國立成功大學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特設「綜合座談」，禮邀六位現任國立大學之人文學院院長兼本會會員出席，因應中文系的招生困境、共商中文系的未來大計。敬邀會員共襄盛舉！



相關訊息

發行人：陳益源
編輯者：臺灣中文學會祕書處
執行編輯：黃羽璿、史欣儀、廖凱蘋
創刊：民國 101 年（2012）4 月
出刊：民國 112 年（2023）11 月 1 日
會址：7014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